



尚書葦篇

長樂郡
孫振鑒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澗張孫振鑒定

周官

陳新安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
王建置訓迪而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其與周
禮不脗合處姑畧之可也○湯若士曰按序成王既黜
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正義曰周禮每官言人
之員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
卽有淮夷叛逆未暇得以立官之意號令羣臣今既滅
淮夷天下清泰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誥羣臣使知立官之大旨也

篇首敘成王訓官之由若昔三節成王自敘訓官之意立
太師十節歷舉所訓之官由尊而卑由內而外有相承之

體統焉。凡我有官六節，是做古立政，惟人之義以訓官，末節期永康結應阜成。一篇單重綏民。王自始臨官之意，立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史序括約訓語，重內治邊，宗周以上俱爲董正發端。萬邦句提起看，泛言君臨天下也，不重，只形容一統氣象。不可謂出臨萬國與歸字對看，蓋向來成王倚周公輔相，未見其施爲。此篇是成王自家力量做出的事，故史官以周王撫萬邦句冠之。巡狩獨于侯甸舉二，以該六，舉近以見遠也。巡行侯甸亦是常制，四征弗庭，卽于時巡行，乃巡侯甸。

中事，卽詰兵陟禹意，言巡狩諸侯之國，察有不順者，征伐加焉，征止奄及淮夷，曰四征者，史臣之詞，凡來享者必至庭，故下庭字，傳解直字未當。綏厥兆民，緊承上二句巡狩侯甸之國，而四征其不來廷者，以此制馭羣辟，而綏靖天下之兆民，綏民工夫全在馭侯上。見綏民就成王心裏說，卽德意也。此時民已久安，非待巡征後安，曰兆不令一人失所，無非整飭之以盡職業，期于安天下而已。建官只爲治民，故後言阜成兆民。又言永康兆民，作史者深識此意。于篇首特敘綏厥兆民一語，爲下文張本。六服承德，卽九服而內五服并王畿言之，安民者一人之德意而奉君

之德意以安民者，徧六服之羣辟，有同然也。罔不字兼，侯甸弗庭說，素直者于甸于宣，悔其不直者亦來王來享，無不象上指以安民也。垂重直者一邊說，此正是外攘之功。舉要見已治已安意，下二句嚴內治之修，正所以制治保邦者也。歸字對巡征言，前是出而攘外，此是歸而益嚴內治。先將外治規模說大了，而收入于內治。王歸宗周以內而治事之臣，為外臣之表率也。乃董率而是正之，使明于倡外之職，而翼君以庇民焉。治官即公孤六卿是，皆在王畿之內。故曰內治。治官猶言治人，董正治官，督責戒勅，令其官之皆治也。董正有二意，謂正其體統，修其職業。自公

卿而下，昔非無是官也，而或紀綱之未定，則示以相維之統而治體立。昔雖有是職也，而或職業之未勵，則示以宜盡之職而治功明。要見此時體統已明，職業已舉，而益嚴之耳。不外下文訓官之語。董正與訓迪一般。自成王言曰：訓迪，自史臣以成王教戒啓迪之中，有督課責成之實。故究其旨曰：董正，飭內治正所以倡外不專做內面事。此意要識。傳外攘攘字似專指不庭言，勿泥。不庭，謂不來朝也。五命。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才所能運量，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閨闈之屏主耳，今撫萬邦至罔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

成治定歸于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品式俱備本末
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何以觀文王
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乎。○正義曰四征從京師而四
面征也釋詁云庭直也綏安也諸侯不直謂叛逆王命
或侵削下民故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
楚語云十日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每數相十知十
億曰兆稱兆言其多也。○周禮九服此只言六者夷鎮
藩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之于夷狄羈縻而
已不可同于華夏故惟舉六服。

此篇董正百官而訓迪之。不過以制治保邦爲主要之制
治卽以保邦非有二事。觀以周王撫萬邦揭于首末以萬
邦無斃結之。玩首末兩邦字。乃欲久安長治。卽昔大猷之
旨。中間三公言經邦六卿各列邦之所司。乃應保邦旨。第
保邦非虛。邦之經由于陰陽燮理。六卿掌邦有治教兵刑
等職。且篇首云治官。繼云明王立政。都應制治語。則未有
治已制而邦不安者。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
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
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董正治官之意何爲。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之者也。故此從制治保邦說起。大猷暗指唐虞夏商。然不直指而曰大猷。正見其所謀合道。後世所當尊也。含治安意。要看猷字。否泰相循。一定之運也。大猷之世。不憑運而憑道。道之大大于謙。常虞亂。常虞危。道之大大于豫。防其亂。防其危。豈可曰已治已安。只可曰未危未亂。天下未有不終于危。亂者。正須在未亂未危時。制之保之耳。未亂就政治說。如紀綱法度。修治之謂。未危就國祚說。如天下國家莫安之謂。未者微幾也。亦伏幾也。處將然之中。一檢點即可息萌。揀方來之勢。一失計即不復挽。此正制保之不

容已。二于字總于治之綢繆。邦之鞏固。未介着精神者也。治字對邦字實說。亂與治反。不可說是國亂。未亂貼下惟和。未危貼下咸寧。與上外攘之功相應。治有失則亂。邦不治則危。制之正所以保之也。對中有串意。制治保邦。全要在修治上說。制有力。維不傾之義。如規矩繩墨。截然有度。而不可紊。保有一定不搖之義。如捧盂執玉。凜然愛護。而不使傷。制字保字。須含整肅。官方意。亂不亂于政。全亂于舉朝之潰神。故制使勿潰。危不危于國勢。全危于舉朝之頹氣。故保使勿頹。此正所謂大猷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時者也。上

文蓋述古語。此曰字成王自言。敘建官而歸重得人上。本說唐虞夏商。正是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入此二段。却將此意截作三層。讀唐虞夏商處。俱要點出已治已安。稽古四句及官倍二字。則皆制治保邦之實。和寧用又則其效見益治益安意。用又以上二段。本說建官以制治保邦。明王以下三句。則轉言制治保邦之全在建官耳。○然邦欲其有安無危。則治欲其有治無亂。則制治卽以保邦。只在建官立政。唐虞正大猷之世。稽古之制。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內外相承不紊。則惟和咸寧。凡以制治。夏商視唐虞。繁簡異宜。官數加倍。亦能惟和咸寧。

以歸于治。夫官不過惟百。惟信而足以制治。何故。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制治之人而已。唐虞前便有以身以雲紀官事。故曰稽古。謂考古制而損益隨宜。建爲百職。惟百總內外大小之官。其名有百也。內外二句就惟百中舉統領者。以該其餘。當以內帶外。非爲百之實也。內治非一。有百揆。四岳以總。外治非一。有州牧侯伯。以總百揆。居朝廷爲九官所稟承。而方岳之事。四岳主焉。則內未始不通乎外也。州牧長一州。侯伯長一方。爲諸侯所承聽。而州牧又總于四岳焉。則外未始不通乎內也。內外相承處。實體統所在。當重看職業在其中。度政二句。總承串下。度政所以

治萬國者，惟和者總治，分治之事皆得其理也。總理有要，分職有序，則政舉修明，大綱萬目各得其理而不亂，萬國咸寧。氣象庶政，惟和應制治，治者益治而不亂，萬國咸寧。應保邦安者，益安而不危，庶政二句只敘官制，不可用賢智奮庸等語。咸寧下須補云：此唐虞建官之效也。夏商下要補因時建官，意官倍，官職倍于唐虞也。亦見其簡。時說云：內不止于百揆，四岳而治內之體統以定，外不止于州牧侯伯而外治之體統以立，非也。蓋曰百曰倍，不獨指總治者言，是通大小而言。包百官在內，倍者非指揆岳牧伯而廣之，但當見世變事煩，官不得不倍。意內外相承體統

不紊，意須照唐虞凌一筆發明。蓋官不相沿，而此意不可易。亦克用又承唐虞來，庶政亦能惟和，萬國亦能咸寧也。此夏商建官之效也。和寧用又處須像制治保邦發出。長治久安意，方與前已治已安意關得來。不要只說能治安的話。此已寓有得人，意在明王三句時說指建官之要言。蓋推其所以能致效之故也。如云唐虞能使庶政和而萬邦安，夏商亦克用又者，蓋不恃其建官，恃得人耳。謂百與倍此特其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庸則廢事，邪則亂政。故不惟其官，惟其人。見賢者能立政，官不足恃也。看來惟其人處，正是建官得其要，但作推原說，似多一

玄陽之如此

層還作申言為是不必推開泛論用人之道當如是總歸
 重惟其人三字明王即禹湯堯舜帝與王不必同而灼見
 夫安危理亂之化均之所謂明王之立政也德字須藏在
 明王立政中方使下節德字有根立政即建官不惟其官
 者言止于惟百官倍也惟其人者惟百之官皆三德六德
 惟倍之官皆克宅克俊惟得其制治保邦之人也如此方
 得得仰惟前代時若起○此承上言制治保邦之道在建
 官也夫建官其來久矣唐虞非大猷之世乎亦稽之上古
 損益制宜而建為百職內則百揆以揆度百事而四岳以
 察按四方外則州牧以一州之長總其州中之各國而侯

伯又以大國之君各率其次屬之國內外脈絡相承而體
 統不紊故以之制治而庶政和以之保邦而萬國寧虞降
 而夏夏降而商猶然大猷之世也但世變事繁又與唐虞
 異矣乃觀會通制繁簡官數加倍而亦克和寧以又焉觀
 四代建官止有此數如此然則明王立政豈無要哉蓋立
 天下之政者官也官所以能立天下之政者人也得其人
 簡任自足以成功非其人備員適足以耗治故明王之政
 少不過百多不踰倍皆不惟其官之多惟其人耳堯舜之
 急知人禹湯之克宅俊乃其政所以立而治安也予其有
 慨于明王也

尚書章句卷四十八周周官

古官之名伏羲以龍紀為龍師龍名春官青龍夏官赤龍龜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黃龍又設九庖之官共工以水紀為水師水名神農以火紀為火師火名春官大禹夏官鶉火龜官西火冬官北火中官中火黃帝雲師六雲名春官青雲夏官赤雲龜官白雲冬官黑雲中官黃雲置六相曰常天曰常平曰士師曰司徒曰司馬曰李立四監置四史置五官曰天曰地曰神曰祗曰物一曰士師行人司徒祝宗使人置大醫樂師少昊摯以鳥紀為鳥師鳥名曰鳳鳥氏玄鳥氏伯趙氏青鳥氏丹鳥氏祝鳩氏睢鳩氏鳴鳩氏爽鳩氏鵲鳩氏又五雉為五工

禮記月令皆為四時之神名

正九扈為九農正顓帝置五行之官春官木正曰句芒夏官火正曰祝融龜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玄冥中官土正曰后土○唐制百揆四岳州牧侯伯置謁者射官考正虞置九官曰司空曰后稷曰司徒曰士曰共工曰虞曰秩宗曰典樂曰納言夏后氏置六卿又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商制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夫卜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又五官之長曰伯又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率率有正二百一

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
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入分
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官有成書不具載○張氏曰
唐虞官百夏商俗之周又倍之事煩故官多然大體未
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爲八政至周合爲六典大綱
皆出于一所增特其屬耳○丁奉曰乾君位以天下爲
任者也故其利極于萬國咸寧坤臣位雖諸侯亦惟一
方之治也故其利止于西南得朋○蘇子瞻曰唐虞官
百而天下治夏商曷爲倍之德衰而政卑也堯舜官天
下無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
而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入與
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
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不敢任事相倚以苟免故法
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治矣

此節舊以不逮以上本其平日自勉之心也此訓迪以前
事仰惟以下則言今日所以董正之意看來總是成王敘
已法古建官之意今字對若昔二字前代官惟其人全由
明王克知其心灼見其心以德迪不徒以言訓故能得人
此成王所以欲時若之耳一節發明已訓官心事不重祇
德因修德爲建官之本故及之德卽綏民承德之德字祇

勤于德就爲治上說與制治保邦相應勿把取人以身增一冒頭夙夜不逮正祗勤之形容不逮實指已不及先玉祗勤而見爲未逮此所以不自恃而用人也起下訓官張本前代處兼體統相承得人圖治二意時指唐虞夏商建官言若不止是順謂真欲如之曰時若有因時變通意非按其成規而已也時若在訓迪上見無兩層明王爲官而擇人成王資人而訓官意正相同故曰若非若其建官也訓迪二字串謂以訓詞而開導之正身迪之也在勤德上說○以古昔之隆猶汲汲于致治保邦若此况今予小子而可以治安自足乎以故祗勤于德夙夜之間如有不及

而未危未亂之防先百官而圖之建官之道無過唐虞夏商故仰思前代之建官有體得人盡職者而時順之率循之不敢違以訓迪百官公孤卿士一一示之體統而因各戒之以職業亦庶以致治保邦之邁而收和寧用乂之效乎○今予小子以下半截重官得其人凡我有官至未重人能其官官要得人在辨官司故公孤六卿各疏其事于官之下人要能官當别人品故言公言學言果斷恭儉又言推讓總著其德于司之中蓋人品不越官司成王之訓史氏所謂董正也訓迪董正之作用不必如大全分立太師而下爲董正凡我有官以下爲訓迪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實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此下俱訓迪百官之言分爲二節正其體統一也訓其職守二也如三孤貳公六卿分職六卿之中冢宰又統百官六卿又各率其屬外之九牧又統諸侯以聽六卿之倡此所謂體統也公論道孤弘化六卿各有所掌六屬受六卿之率各有所司九牧受六卿之倡宣布于諸侯各有其事以至成王之所告戒自有官君子以下皆職守也時說分立太師至黜陟與上建官三句一例自體統言自凡我有官至兆民與上惟其人一例自得人言無斃句與上庶政惟和二句并亦克用句一例自致效說以職業言此據蔡傳建官之體統前章旣訓迪之句來殊不知體統職業不得分之爲兩前十節內節節自有職業如論道經邦等事非職業而何訓迪體統者正訓迪其職業也但前第直敘

其職而有官以後戒飭止卿士不及公孤卽係職業中之體統豈可太析○立太師節以下曰道曰陰陽曰化曰天地政治教化一元太始之理謂道道所流行爲陰陽陰陽發育爲化化工流滿斯成天地政治教化則又化之着實處只一道而已凡禮樂刑政民物之本于心而順乎時者皆陰陽也皆化也皆天地之變動者也豈謂公便只論道而不寅亮孤便只寅亮而不論道乎論道字與寅字是大頭腦處蓋能論道能寅則下以經邦弘化上以燮理陰陽亮天地皆在此矣三公不親政事故無職掌惟曰論道論者講明啓沃卽唐虞若時之任蓋與天子調精禋之原非

如六卿三事必形見勢著徒以事修救者也故此一論字直對盡下六掌字惟其人正言其爲陰陽合德天地爲侶之人非官司職掌之人公孤文多互言道不重陰陽卽人主經邦之道故曰論道經邦化不重天地卽三公燮理之化故曰貳公私化其陰陽天地意俱後一層三公由君身上做格天事業三孤由格天上做格君工夫一主道一主化公孤主綱領六卿主條目陰陽卽天地之體職雖異而實同也成周治事之官六而公孤亦六以君身治本獨致詳焉○立字以已然說貫不入節官制職掌周公所定敘而述之非至此始立也師傅保以官言三公以爵言公者

無私之義。太者尊而無以加之辭。師傅保之名異而師道則同。三公名秩之尊。非異人任。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首列公名。自全以道重了。邦在廷臣。固有緯之者。此其經之者。乃不經以政務。經以陰陽之至理。工夫全在論道上。經邦卽論道帶見。經邦不是三公去經之。乃是輔君去經理邦國之民物。大綱大本處皆從論道來。燮理陰陽又根論經來。是用力字。道字就君身上看。非一陰一陽之道。人君以人事而調氣運者。道也。坐論啓沃。而用以經天下之務。卽此便是燮理。須知燮理工夫固不在于論道。經邦之外。然亦非論道經邦而陰陽自燮理也。乃謂論道經邦于

以燮理乎陰陽也。不可謂陰陽由我燮理。只順文發揮。如節宣四氣。幹旋五沴。皆是官不必備。二句對不惟其官。惟其人說極重。非真謂其官可缺。甚言當得其人也。上不惟其官。二句是已然事。就建官說。此官不必備。二句是未然事。就用人說。官之重全以人重。若官不得人。不若無官。故庶官惟其人。不論多寡。所重在官之內。三公惟其人。不論有無。所重又在官之外。下三孤六卿俱有。不可不得人之意。○三公自古有之。而未。有是制。我其立太師太傅太保之官。而爵惟三公焉。師傅保所以必三者。正君養德之道。不可不備也。三公所論者何道。卽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

道也。論非但講明之謂。擬議以成其變化。潛喻以意而道非隱于無。徐詔以言而道非滯于有。陰陽逝爲消息。論徹其不消不息之道。卽攝其能消能息之權。惟于日用人事之修多所補益。則朝宁無拂經。卽宇內無戾氣。因有理氣之別。故須燮治。使理與陰陽和劑合一。卽經邦處後舉六卿之功實。由論理得來。政和則民和氣和。而天地之和。舉若有以釀其雍者。實無統同之迹。若有以調其彙者。實無辨異之力。是謂燮理。人主不明陰陽之道。本原處與化機不相入。則于邦紀之際。將有拂經而氣化之流。必且乖亂。益以徒有人論事而無人論道也。三公不親政事。俱清心

于論思性命之微。法則之本。天人之際。終始之端。屬于道而爲經綸所自出者。皆爲人主從容闡析。使人主之心入于道。妙以貫其事。端凡錯綜條目。爲道所分注。而屬于事者。各有經焉。夫邦政之經。闔闢舒慘。皆化機所潛運者也。論道以經邦。卽以盡人物之性。而和調陰陽之氣。蓋道術卽經綸。經綸卽化工矣。夫他職惟取于各知其事。而三公不局事。非知道者不能也。分職者必不可缺其官。而三公者同論一道。得一知道者爲已足也。是故官不必備。兩任而一缺焉可也。一任而兩缺焉可也。無其人則并缺之以待焉亦可也。蓋三公坐而論道。不煩以事。不以一職名官。

故不載三公多以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以公之位無其人則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缺而六卿自若也所立三公者其重如此是時官不必兼而不環濟要略云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也師王所尊也傅助王事保保王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請事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大戴禮曰天子無恩于父母不惠于庶人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制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信于諸侯不誠于戎事不誠于賞罰不厚于德不强于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

聲音不中律進退陞降不以禮俯仰周旋不中節凡此屬太保之任也○熒和也理字始見于此事之有理猶物之有脉循之則治逆之則亂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字從王凡事必循其理故治事治民皆曰理治玉曰理治獄曰理導陰陽曰理周子曰陰陽理而後和○郎瑛曰天氣也地質也地之上陽也故氣焉地之下陰也故水焉此陽無形而陰有跡也然氣復爲水此陰陽原始反終之義也何以見之氣自卑而升上水出于山氣之化也水自高而趨下入于大海水歸本也蓋水氣一也氣爲水之本水爲氣之化氣鍾而水息矣水流而氣消

矣盈天地間萬物由氣以成形由水以需養一化一歸
 一息一消天地之道耳于大熱水體本也蓋本原一也
 宇宙間極公其理即極孤特理私則多與公自無朋故于
 公論其冒天下之量于孤論其擬天下之神二職分言居
 六官首便全該道化了貳公二句一氣下工夫在弘化上
 寅亮承來貳亞次非佐貳之謂化字亦就君身看非天地
 之化育弘即盡性以盡人物是寅亮即參贊天地是天地
 以成能言豈無覆載生成之偏而弘以寅亮者能使化育
 之運無鬱不暢斯覆載之盛無闕不章然天地終古著明
 奚待孤始亮但于弘化時中存寅畏造化生心則天高地

厚氣象倍覺開朗是于公為貳而于天地為三總來又只
 是歸于一人見弘化工夫不在天地之化上做而在予一
 人身上做君身萬化之源弘所有事莫先于此所謂一正
 君而國定○訓迪三孤蒙上文立字來少者位次于尊之
 詞貳公三句正是職之所在貳公貫至天地工夫在弘化
 上寅亮即在弘化內弘化即論道寅亮即燮理非有二事
 蓋化者天地之用即道之發育者也天地者化之體即陰
 陽之成位者也化不弘則天地之功用不著而天地之體
 幾晦故三公既論道經邦以燮理其化矣三孤則副貳三
 公以弘大經邦之化將所論列之理闡揚之以究其用于

凡陰陽之氣順其出機養其入機使天地之心徧于民物庶事宣暢無鬱卽寅亮此心惺惺明朗便是清寧成體處一念同寅而六合爲昭氣和則形和故也雖是貳公其實弼一人一人固寅亮天地之主也道化與陰陽天地各相對爲文非有異義化卽道也天地陰陽運行則爲化自無而有自有而無則爲化貳者公所論在化孤亦在化上用功若爲公副者所以如此立文者以見公論于前孤弼于後道相成而非二爾如以道化爲公孤之差別則陰陽天地亦可差別耶陰陽是統言運行之氣天地是分言對待之形從化字上別于陰陽耳蓋造化不能盡齊于其過者

而裁成之于其不及者而輔相使品物無不罔元亨之境敬明天地是天不失其爲覆地不失其爲載各得其奠位之體非只說其確然隤然之形而已傳中天地以形言此乃對化之無迹者言也不可謂此天地重迹上弘化對上論道經邦四字兩處都是先說人事後說造化與中庸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一樣文法傳以化爲天地之化則經邦亦是經陰陽耶小註得之陰陽氣也一陰一陽者道也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化也主宰道化者天地也爲天地之心者人也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孤言之者何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

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公字寬。孤字峻。道字渾。化字露。陰陽無迹。天地有迹。別言之。以示隆重元臣之意。而其職業則未
有不同者。勿把公孤事業相形。蓋有時公缺則孤亦首揆
矣。○六卿俱着掌字。便見各有官司。而作事與論道者不
同。官惟有事則有屬。故六卿有屬。而公孤無屬。公孤所事
惟弼一人。不在訓迪一槩。

冢宰六節。文雖對。意多不對。宜申看。如統百官以均四海。
敷五典以擾兆民。治神人以和上下。統六師以平邦國。居
四民以時地利。俱當加一以字。直下。惟詰姦慝二句可對。

豈宗伯及字
司徒字不必拘司
字

原亦一條。莫中江曰。註疏謂冢宰宗伯不言司者。為冢宰
無所不統。而神祇非人之所得司也。此言未然。蓋冢宰為
六卿之長。春官為四時之長。故別言之。以示尊也。若曰冢
宰無專職。則所謂統所謂均者。畢竟屬于當職之下。而秩
宗曰治神人。曰典三禮者。獨非司之義乎。○冢宰相天子
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所統。乃均列于職。而並數為六
何也。網在綱中也。乾坤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與五卿
並列六職。其義一也。冢宰為天官。卿實掌邦國之治。禮教
政刑土。蓋無所不治。然冢宰亦豈能獨治之。邦教掌以司
徒為地官。卿治得教而章也。邦禮掌以宗伯。曰春官。卿治

得禮而齊也。邦政掌以司馬曰夏官，卿治得兵而威也。邦禁掌以司寇曰秋官，卿治得刑而肅也。立司空于後以掌邦之空土曰冬官，卿民有居有養而始帖然于邦治也。要知由治而禮由禮而兵等次序意不必用。○訓廸天官之職重在統字均字，凡治事之長謂宰，故冢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貳王治事百官總焉則進異名而謂之冢宰與五卿並列各與其亞貳爲對則退異名而謂之太宰。冢太之上也。山頂曰冢，冢宰二字住掌邦治是其職。下二句正掌邦政治之事，下五節皆然。天下事須有總統要會處下面雖衆把握管鑰皆在冢宰，統非必官官而控制之。由

百而歸諸六，由六而歸諸一，所操者至簡也。如會之以官聯肅之以官計是統字內有選擇責成意均承統來。百官其理四海者庶政不一其規，五方不一其俗，有統而體制相準，情欲相調，卽不無裒益低昂處，乃其所以爲均也。遠近剛柔各有習尚，故云四海異宜，調劑非必人人稱量之。所謂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異其宜，所居者至易矣。簡易之理相業也。統不一則國異政而家殊俗矣。觀內百揆四岳外州牧侯伯語則百官宜兼內外言，蓋統攝乎百官正所以均平乎四海也。蓋合百官之精神以治四海，則海內無兩風猷，萬邦無兩治象矣。

周禮太宰卿一人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
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以八統
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職歛貨賄以九式均
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作大
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
朝亦如之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此訓迪地官之職也重在敷與擾上徒人衆也司徒主凡
夫家之徒衆重民衆故稱司徒人衆則爭非教何以治之
治政莫大乎教故以掌邦教言相生相養亦包括教中掌

字就爲之長看敷五典二句串五常不明則百姓不親故
敷布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之常于天下以馴擾
不順之兆民而歸之順敷典正以擾民也敷者闡明宣揚
使無一人之迷重擾字擾者馴習而熟之撫摩而入之畜
養而寬之之謂不專爲不順者設卽順者還須馴擾也盖
善教者浹乎心志而耳目無間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
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
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豈有制哉強之爲言其
猶圍毛羽沼鱗介一失其制脫然逝矣此最得擾字意○
司徒之職雖曰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里教之構

此恐屬司也

畜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荒政十有二以聚之執事十有二以登之無一不掌亦無一而非教也雖稽夫家之衆寡會萬民之卒伍辨征役之施舍要皆以寓吾道德之意是以舉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守分之内父詔其子長帥其幼何莫非五禮三物十二教哉後世政與教分民生日用之常無復能寓吾道德之意矣

唐孔氏曰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義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

民不暴八曰以警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鄭玄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焉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此訓迪春官之職也重在治與和上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官名宗伯併虞廷禮樂之職治神人二句相承申依傳俱主祭祀看宗伯兼掌五禮獨言祭者舉重者言秩宗典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此云治神人蓋以神包祇

卽三禮也。郊社爲神，統言天地，宗廟爲人，專言人鬼。上下不必開說，只就神人中之上下言。尊卑等列是也。猶云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專治而整理之。如郊社以祀天地，禘祫以祀祖考，各舉其典而不廢，而神人中之尊卑等列自有上下之別，皆和之以秩序。如坎壇昭穆之有等級，牲帛祝號之有次第，循其分而不乖焉。蓋治得禮而齊矣。治事對和等列，非治事卽所以和等列也。樂字從和字內見出，非以下句爲樂。○人君天地鬼神之主，萬物本乎天地，人本乎祖，報本反始，莫重于此。故宗伯典禮以治之，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列坎壇，謹牲祝，修宗廟，別昭穆，陳牲帛，治祝號。

乘寅直，上下慈祝以治其事也。子以使天地人鬼各得其序，尊卑高下不相混淆，禮秩而文明，義協而情得，神亦相安而胥悅焉。過文要直走下去，如天神自天而六宗各有列也，地祇自地而山川各有列也，人鬼如世家昭穆是也，神人各有上下，其等列已在治字內了。和者無怨無恫，降監昭格之謂，治之乃所以和之也。蓋禮主于辨，不辨則無序而乖生焉。分明有夙夜寅清工夫。若牲帛祝號一有司治之足矣。○據大全孔呂二家之說，只以治神人屬祀，而和上下則泛指五禮。傳亦只說和上下尊卑等列。後儒以虞書典朕三禮不泛指五禮說，遂欲專主祭禮，蓋因傳添

地祇二字分明專言祭矣。然于本文終不合。蓋因於
 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尚書大傳云
 祭之為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
 祭者薦也。薦之為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禮記云
 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
 生于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
 義。○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
 貞。掌六祈。作六辭。辨六號。九祭。九拜。凡大禋祀。肆享祭
 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
 水。瞽令。皐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小祝掌小祭祀。大祭

祀。逆盞。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
 喪。祝。掌喪祭之祝。號。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
 類。造。攻。說。禴。祭。之。祝。號。○儀禮士喪。既夕。有夏。祝。商。祝
 士。虞。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皆有。祝

此訓迪夏官之職也。重在統與平上。不可作司馬統六師
 以平邦國。司馬乃居中調度之官。非親戰伐者。司馬主兵
 政。兵以車馬為重。而尤急于馬。故政官曰司馬。國之大事
 何莫非政。獨戎謂邦政何。天下無事。寓兵于農。然後賦役
 百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
 邦之存亡安危係焉。有正人不正之義。其為政之大固不

待論矣。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六師六鄉六遂之師。天子六師出車萬乘。是古馭兵于農之訓。然曰統六師。則凜然居重馭輕之勢。自足以銷反側而靖八方。不待征伐而後平也。二句連看。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此王者用師之本意。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平字有二義。謂我平之。而人得其平。蓋天下有殘暴之人。則六師征之。使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相安于無事之天也。統字內兼平時及用兵時二意。平居聚眾。則蒐苗獮狩。咸屬其教閱。有事出征。則伍兩卒旅。咸屬其指麾。平邦國指臨時。平與均不同。均以興治言。平以除亂言。夫統六師則軍

政有主。而因之以平邦國。則天下皆歸于政矣。故曰掌邦政。

陳士元曰。按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又有小師。徒之職。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伍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丘蔡氏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鄉制也。鄉

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軍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此制一定則士不待選將不改設有事置之行陣無事歸之田里無招集之擾無廩給之費此先王之所以足兵也愚竊謂不然比閭族黨州鄉乃田里不易之制而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則于征伐之時以見在調發之兵而編定之耳蓋當其無事兵藏于農及其有事自依司馬法四丘爲甸出張輅一乘六十四井之內五百七十二家可任用者一千二百八十人之中取其七十五人籍于司馬而民力始寬其七十五人非盡調發爲兵也又按司馬法通十爲成成百井八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

是八百家之中可任用者二千人二千人之中調發三十人而已足籍于司馬者一成之中百二十人有奇四分當兵之數發兵一分之強以起軍旅而民力愈寬安得謂伍兩卒旅軍師卽依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哉况軍旅之起有大司馬將之以行而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皆發兵時始置安得謂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卿大夫皆帥兵以行而將不改置士不待選哉彼徒見軍制與鄉制之數相合而卽以軍出于鄉然天子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有比閭族黨州鄉猶遂有隣里鄰鄙縣遂也在鄉者無一家

非兵而在遂者獨佚焉何其厚遠薄近如此哉天子六
軍姑勿論且以大國三軍言之伍五人兩二十五人三
兩七十五人出車一乘百人爲卒三卒三百人出車四
乘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三師七百五十人出
車百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出車五百乘而大國千乘共計六軍乃總三鄉三遂之
全數其交五調發止取其半故曰三軍耳豈謂三軍皆
三鄉之民而無三遂之民哉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
遂孔穎達疏云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也又坊記疏云
凡出軍之法鄉爲正遂爲副左傳疏云古者用兵先取
之鄉鄉不足取之遂遂不足取之公邑采地然則軍制
兼出鄉遂而不專于鄉也明矣魯頌閟宮篇云公車千
乘公徒三萬鄭玄註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
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然管子小匡
篇云三分齊國以爲三軍萬人爲一軍三軍教士三萬
人則其數又與魯頌合或者乃以一軍萬人爲古法而
周禮一軍之數多二千五百人爲妄加之數此又執一
之見也

此訓迪秋官之職也重詰與刑上羣行政攻劫曰寇惡不止
寇而以名官亦舉重而言刑官不曰掌邦刑者聖人立法

以禁于未然。至于刑則加之人矣。止惡聖人本心。刑非得已。小懲而大戒。亦所以爲禁也。詰奸慝二句。平看。傳押隱顯二字串下。奸慝暴亂一也。踪跡未形。則曰姦慝。罪狀已著。則曰暴亂。罪狀有顯微而無大小。詰主推鞠。以情言。刑主斷割。以罪言。詰者欲得其情。刑在得情之後。要識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見意。照上平在一國。刑止一人。亦須識得。詰與刑總言禁者。意不在詰之刑之在禁之也。此訓迪冬官之職也。重居與時上。當時行井田之法。民間所授之田。民自治之。惟田未授者。則空之。而掌于公家。乃綱紀于官。故官曰司空。主國空土。以居民使順天時。分地

利。四民謂士農工商之受祿。受田受肆。受廛者。皆有以分畫而與之。居士于學。居農于野。居工于肆。居商于市。所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者也。使各久其業而不爲嗷雜以遷焉。居字內有相協土宜。各得其所之意。地利照四民則不止稼穡。凡國中郊野山林川澤之利。皆在。順時以興之。無曠土。無閒民。所以長地財而資國用者也。地利各有所宜。全在上人之相視。可無失其時耳。時字傳作順天時。蓋地非天不因也。四時各有當興之利。時之者如闢地墾田。築塲乘屋。以及修隄防。伐林木。建城邑。修里閭。各有其時。不失時而墮功。不違時而妨務。是也。卽禹貢則壤成賦。

事二句平看，民之居依于土，利之出由于土，故謂之掌邦土。○邦土者，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涯曰墳，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濕曰隰，無非司空所掌。司空辨其名物，知其土宜，以居四民，時地利，其居民也，相其陰陽之向背，嘗其水泉之甘苦，利則使居之，害則使避之，居得其所，則生民可阜，鳥獸可蕃，草木可毓，大則邦國都鄙之數，小則縣鄙形體之法，皆所以居民也。其時地利也，五物九等既辨，由是以作民職，則三農以至間民，各任其事也。以令地貢，則九穀以至山澤之物，各出其有也。土事出于十有二土，稼穡藝出于十有二

唐時與乃司徒
三官月也
司徒與乃司徒
也，反說不去矣

壤皆所以時地利也。司徒兼養民之職，則百穀之利，司徒皆順時興之矣。司空主廓地居民，此所興之利，豈即在所廓之地有利可興耶？一說在順時興造四民之居，上說恐于地利字義不切，況居四民中已有興造意了。司空實兼工虞之事，故須開說為是。

正義曰：周禮冬官云：小宰職云：六曰冬官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馬融云：事職掌百工器用，耒耜弓車之屬，與此主土居民全不相當。冬官既云不知其本禮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土則地利為

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爲下有居四民故云土以居民爲急故也

按冢宰統百官則其任專六卿分職則其事不相壓此萬世任相之法立三公六卿是設官也各言所掌是分職也各舉其官之所掌示以材堪乃得居之是說用人之法○上言六卿之職體統在中未及說出此節是舉六官之體統以訓迪之六卿治內九牧治外皆天子所以阜成兆民者然內無所倡則外無所承故六卿列其職掌已見各有司存至此說其體統在乎各率其屬率屬卽是倡牧非獨以內倡外蓋亦倡九牧使各率其屬用此以阜成不重屬

牧上重六卿率而倡此正所謂六卿之體統也率屬倡牧阜成只問問敘其體統如此非是勉詞在內爲阜成之總故曰治官○六卿分職一句輕結上帶下之辭九牧處略斷言政治教化六卿旣分職以掌矣雖合之以官聯而會之以敘事亦豈必自爲之哉內有三百六十屬惟卿率焉外有九州牧惟卿倡焉蓋各率領官屬治其所分之職以倡九牧使九牧各知率其各州之屬以承于外內外相承而用以阜成乎兆民也六卿之率屬亦非外上統百官等職而別有所屬只就盡職處便是率先處重率屬上要體註自內達外意蓋率屬以倡牧外以內爲標也正體統不

紊處分字率字倡字俱有力分者條貫也率者提挈也倡者鼓舞也居中馭外不外政教二端故阜成乃訓官實事兆民合內外之民言是欲目前德澤益加深厚以成其化也雖則阜厚是安居樂業意屬政治邊化成是雍熙太和意屬教化邊然阜成二字串由民物之安阜至大化之適成治之極也比前綏厥兆民綏字深看預言其所致如此期之之辭勿作效看上言內臣未及外臣故于此一點倡牧便覺內外相承此史筆映帶之巧通節與唐虞節應旣訓六卿之職則其屬在其中阜成兆民九牧之職也六卿倡九牧則九牧率諸侯矣邦國之治不外于六典此所以

六官倡于上九牧從于下也陳新安曰成周以六卿倡九牧亦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減和寧此亦訓迪之言論馭九牧之法與首節巡侯甸綏兆民相應以見內臣不可不倡之意因上倡九牧之言而及之也雖分上節內臣倡外下節外臣應內其實對內臣而言馭外臣之法乃六卿之體統如此不可並敘王歸自時巡而董正故又因董正定朝巡六年至時巡定朝巡之期考制度以下單詳時巡之事不言述職者重在馭臣故時巡黜陟專爲阜成卽考驗在外承內之治可與上對看上六卿是百揆四岳此五服是州牧侯伯此亦不重外之應內蓋

卽此以益嚴內治之官也。謂倡率自六卿，豈能必九牧之從。猶未知外之應乎內者何如也。是可諉諸天子有專制之柄，而以爲不必倡乎。天子之柄，不過考制度以明黜陟而已。至于使牧有所承，以避吾之黜，當吾之陟，則全在六卿之倡率也。仍急轉到內治上，與上節緊連，勿分開看。○前云六服，此云五服，除圻內言也。六年之間，五服同期，一日朝王，與虞庭諸侯逐年來朝者不同。又六年，王乃四仲巡狩，六年又六年，非至此而制始定。王字泛言爲天子者，亦成王自稱。五服一朝，各述其職，則勤惰可稽，黜陟未舉。又六年而復有黜陟，然此節只重巡狩以維持封建上。

來朝只帶言之耳。時巡下不必補朝覲述職之事，故雖總定朝巡之期，六年五服一朝，句喝過，起下又六年王乃時巡四句。如云卿倡牧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可無時有以振之乎。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五服更兩朝，然後王一巡狩。來朝者固以述職爲常典矣，彼時巡者又豈無所事也哉。彼治也，教也，禮也，政也，禁也，土也。六卿所以倡之者，卽諸侯所當遵之制度也。則考王朝制度于臨蒞之四岳，諸侯各朝天子于一方之岳下，以聽天子考核，于是大明其違，六卿之所倡，不遵制度者，則削地，貶爵，以黜之，大明其如，六卿所倡，能遵制度者，則加地，進爵，以陟之。如是

則所以撫萬邦巡侯甸者其制有常六服群辟有承德而無不庭兆民之阜成者無間矣外臣之體統如此六卿可不知所倡乎天子復親考制度卽指六卿之事如政治教化皆是非如傳引證之謂制度二字自阜成生出倡王朝而侯國奉之以爲憲故云爾時巡事重考制度明黜陟上而明黜陟又根考制度來曰大明者與天下共知之也諸侯各朝旬帶過行黜陟于方岳卽泰山明堂可見巡方考課要得應內阜成之意須歸重上節去與篇首參看六卿卽前云治官諸侯卽前云六服羣辟前以外攘而及內治此以內臣而倡外治乃祖唐虞岳牧相維之制

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狩會同職方氏王將巡狩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土訓誦訓王巡狩則夾王車○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君紕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君

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禮記外傳云夏殷五載
 一巡狩五年再闕周制十二年一巡狩歲星一周巡狩之年四方
 諸侯先會嶽下以候見○唐虞朝巡何法之密周制何
 法之疎但觀周禮諸侯非朝歲則遣卿來聘而稱問若
 王亦歲徧存至三歲徧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論言
 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各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
 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以待天子十二歲之
 巡行則周制馭諸侯法原更密于唐虞此特言其朝巡
 之槩也○唐孔氏曰此篇說六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
 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

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
 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
 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
 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
 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
 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
 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以來未之
 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為三年一朝
 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
 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彼六年一會與

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三年王
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
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
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
當時猶尚行之不得爲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矣明
周有此法禮文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
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乎遣使貢物亦應
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
限時見曰會何必不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
是再會而盟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

妄說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孔
以五服爲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遍四夷不必
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儀禮云諸侯覲于天
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
其上注此謂時會殷同也爲宮者于國外王巡狩至方
嶽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又云公侯伯子男皆就
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
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大
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見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

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大司馬大會同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凡小會同掌其事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注云禁謂九伐之法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卿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少儀云會同主詔晉叔向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

贄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又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幾玉爵宰夫凡朝覲會同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幕人朝覲會同共帷幕幄幣綬掌次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大宗伯春見曰朝注云朝王也欲其來之早又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司幾筵大朝覲王位設黼展筵席玉幾典瑞

云侯伯執圭子男執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小臣朝
覲沃王盥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
車送逆之節大司寇朝覲會同前王大行人春朝諸侯
以圖天下之事凡諸侯之邦交歲相朝也○按周禮春
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
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者諸侯見王之
禮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
遇冬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
尊王也覲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遇偶也欲其若不期
而偶至也時見者言無常期也王將有征討之事則諸

侯來會以師助討左傳所謂有事而會是也故謂時見
曰會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諸侯衆來
相見故謂殷見曰同會無常期春來卽爲朝秋來卽爲
覲夏來卽爲宗冬來卽爲遇也同則有常期春東方夏
南方秋西方冬北方六服盡來凡會同朝宗覲遇之禮
旣畢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焉其相此禮者則天
子之公卿受地視侯者也朱子集註衆類曰同改殷爲
衆避宋諱也其他註皆改殷爲商云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牧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

不逃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
 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此節欲其慎令以盡敬職之道
 上既訓迪以建官之體統此節欲其慎令以盡敬職之道
 應惟其人說故說凡我有官君子然此職掌官司政令無
 非為民故貴公而不貴私以公滅私慎也允懷雖說令行
 實應到綏民慎不在令上亦不在出時若令上慎慎亦無
 益若出時慎慎亦無及令從好出以公滅私正是平時克
 慎而臨事見之令者故民信懷彼此皆因令見耳玩慎令
 慎字分明照危亂制保上○分則一官各一職合則為治
 無二理故總訓之我親之也君子賢之也有官攸司侯牧

在外不與泛言內臣公孤與六卿非兩樣人且論道弘化
 無定司也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二句不平此節重出令上
 司與令俱本經綸叅贊政治教化言掌之已謂司達之下
 謂令欽司所該甚廣令特司中要務不可說慎令即欽司
 之實慎字極重能慎而後公而無私能公而無私而後可
 以言慎故上言慎而下言以公滅私明慎非徒詳審條教
 之謂也允懷正其行而弗反處蓋自朝廷而令百司自京
 都而令侯牧治官職業孰要于此慎令者慎之于未出之
 先也令出二句乃泛論出令之意欲如此不欲如彼未及
 順理不順理上惟行弗惟反言當使之必可行而不至壅

逆之謂就。有官君子身上說。易渙汗其大號。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令而不行是去而復還也。令出而反。民輕上而不信令矣。成何景象。有行無反見。不可不慎于出令。非欲其遂非也。夫人之聽吾令也。固期于公。非期于私也。吾之行吾令也。亦以爲衆人。公之非爲一己私也。故有司慎令。須知凡令之不行。惟其私。私則不通于衆志。何怪其反。公私不容並立。出乎公則入乎私。必純乎天理之公。以絕去之。而不使一毫私意留其間。所謂慎令也。民信其出于至公而懷服之。則令行而不反矣。服出于心。所謂心信之懷也。令是言教。以公滅私有身。教在。○指上文。而飭之以欽

嗚呼。凡我所列。不過職守耳。人臣各欲自盡。則欽司爲上矣。慎令是欽司中事。令行則成。一人之綸綍。其權合。不行則玩萬民之視聽。其威分。惟行弗惟反。非謂使愚民決可惟我所欲。而無敢抗也。惟字有味。一著爲令。必近之。無論城社。遠之。無論窮簷。悉潛孚而嘿契。行卽行。以人心之順貼。反卽反。以人心之強從。非必抗違。民壅之而不行。與上悔之而食言。皆反也。令以示民信。而使從。亦以同民。而使一。故貴公。發以民心所同。然爲公。以公二句。要他反身。意民不可以令驅。令必端其所好。故令之行。不于其行也。其民有先信之者也。桀紂帥天下以仁。亦私也。以公滅私。着

力說公者公理私不但已之私人各有意欲行其私從欲固是私。平舉亦是私。私之事多矣。私之門多矣。須是以公。滅其私。蓋公者人心之同。私者一人之見。如本是爲民興利除害。却行一番。卽增多一番弊窟者。無他。非通天下之志者。不能以一人之心。知千萬人之心。以千萬人之心。爲一人之心。出令之人。以公滅私。則舉事必當。民豈不信。而懷之。要看滅字。以公而不滅私。亦未懷。滅如滅火一星不存。若存一星。猶可燎原。懷非懷我。懷民心自有之。公莫難喻者。意乃民有明見而尚疑。其有私。卽未諳而已。信其無他者。則公與私之別也。民心之允處。正爲至公之府。再

欺不得一毫。今亦不去檢私。只要處心積慮。都是阜成。至念公極。卽私消。故曰以公滅私。懷出于允。正已物正。惟公合天理而當人心也。此見化不在令。在所以懷之工夫。全在慎字中。看來以公滅私。此句當爲下文訓迪宗旨。不單說令。如下文學古以制與師典常。及志勤果斷。恭儉作德。思危推讓。皆公也。若畜疑怠荒。利口不學。驕侈作僞。入畏不和。皆私也。戒爾卿士。以公滅私。節節皆此意。○凡我有官二節。照後入官亂厥官二官字。總根有官君子說。見參贊阜成之理。以之論民。卽爲令。欲令行而無反。全在公私上。討分曉。然非學弗能也。故承設官以學爲重。見此理。乃

古今之所同。須酌古而準今。所謂不迷不亂者。正不違此公理而已。舍學古師今外。無以公滅私之法。末舉不學之弊。正見私之爲害。惟學于已者。去疑去忽。自然令之人者。合古通今。何至于反。

此訓迪有官君子以學爲修職慎令之本。纔得公也。照上節又進一層。學古三句。雖說酌古。然從制却逃。卽當下掃酌。古典常二句。雖說準今。然從師字絕亂。卽當下掃準。今不迷不亂。則不煩之效。總是勉其爲學。蓄疑二句。則不學二句的樣子。上二句稍虛。下二句方實。○爲政之道。未有不本于學者。理備于古。政從此出。凡有官者。必學前代帝

王之法。于入官之時。及議國事。以古義裁制之。卽未必盡合其迹。未嘗不祖其意。則事已有考證。在政乃不謬矣。然泥古鮮不忽當代者。事有時變。政有時革。爾當官之典常。原酌風會之極。監古而成。可容置喙乎。其爾惟作之師法。無以利口生事之言。動以紛更。亂其官守。可焉。訓有官君子。故叙學古于入官上。非先學後官。重學字。卽學皆事。卽事皆學。以學于古者。折斷今事。求至當之歸。制訓裁斷。非變通。若古事至今日。自然行不得。何議之有。政乃句。只從議事以制說來。政者事之綱。事者政之目。不迷卽陰陽理。天地位。綱舉目張意。乃者難辭。必如是始不迷。見不可不

學古其者期辭一官有一官之典常人人可覆按者故言爾學之時可泐言古官之時便只可言爾之典常矣學必定所師師更不古作即在爾求作即作求之作學有正窮文武監視之神文武所垂典常師之足矣不曰守典曰師典守不過循習之故事師則彼爲提命心源相質證此時不得參一意見又豈得參一紛更少不能理會便爲利口亂厥官官即典常無爲利口所亂左見已之能師師字射制字恐利口又從議事生也照正乃句則無以句緊連上句沒入學字內看典常作師正學之也師我周即是法古學之道盡矣蓄疑者學之不精也以知言怠忽者學之不

勤也以行言蓄疑者勢必敗謀蓋稽之古而不合準之今而不宜此疑也疑是學古後之疑有疑分辨可否立決不學以破之則疑終蓄而一前一却謀所以不成也怠忽者勢必荒政蓋怠忽者遺棄古今而不知省是一種鹵莽滅裂的人息是怠緩誘于不能學失之不及忽是輕忽棄于不足學失之過荒其政均也荒如田之荒蕪不理一般謀以心之規畫言政以事之設施言敗荒總是迷于政而亂厥官者也皆不學之失湯若士曰學所以大蓄識而果德行者也蓄疑怠忽而不學則雖有古不知所以制雖有常不知所以師于政事之理猶面墻也然則臨事安得不至

煩錯以敗謀荒政也哉。看來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窮。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于理。觸事面墻。始猶以才力經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是形容中無所見而臨事周章錯愕之狀。不學句申蓄疑怠忽蒞事句申敗謀荒政。蓋極言不學之弊。以見學之不可已如此。

呂氏曰：謀事斷之以制。制即前日所學之成法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靡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

爾不任

上文言敗言荒言煩。見入官不學。有許多病痛。故急呼卿士使戒。看後再呼三事。暨大夫句。雖卿士同戒。意重六卿。故言驕侈言寵及危。并及庶官。語意都在率屬之人。然因議事師典。常言功業。因功業言祿位。因祿位言寵畏。因寵畏言推讓。節節較進。且所戒非一。故傳云申戒。此乃申重之申。非以下申上之申。四節俱重。戒字上。戒艱以斷。戒驕侈以德。戒寵以畏。戒不任以舉能。戒爾節以果斷為主。功崇業廣是提起話。歸重果斷。勿把志勤斷三平看。志之崇功以直上言。崇主豎說。勤之廣業以漸次言。廣主橫說。志

立而功崇矣。勤一奮而業廣矣。志勤易懈而難振。一不果斷。不可以為志勤矣。克果斷者。始終奮迅。時時刻刻。決定要做。與果斷一般。所謂勇以強之。而志勤之著力處。非幾會不再之說。凡事當幾。後面圖之轉難。謂後艱也。戒意全在此句見。○承上蓄疑四句來。戒卿士以立功業之道。不及公孤者。公孤不以作事勞也。卿之屬為士。卿之貳為士。此雖稱士。未雖稱大夫。總之皆六卿之三百六十屬也。仰若前代。予亦有志。祇德不怠。予亦自勤。便可曉得卿士一節。重三惟字。崇功惟在志。廣業惟在勤。志勤惟在果斷。功業指卿士所建明言。業之已成。曰功。功以積累為義。要其

終之已。成者言。故曰崇功。崇當由勤。而曰志者。九仞工夫。起于一念也。功之方圖。曰業。業以開拓為義。本其始之方。為者言。故曰廣業。廣當言志。而曰勤者。入門一步。便欲實用其力也。不曰崇功。廣業。而曰功。崇業。廣。崇廣只在志勤上。當立志之頃。就是崇功所在。當克勤之時。就是業廣所在。果斷方是志勤。非志勤了。又要果斷。須玩註當幾二字。如正要奮。當幾處。不免二三不自決。全在斷。如轉丸發機。毅然斷。便是果。不果則不斷。小欲可割。小不便可忍。成敗毀譽可置也。剛勇好復。非斷理當為。而發未當。可非竟以勤赴志。時機關靈。湊而稍姑待。便是後念了。前則無不易。

後則無不艱。罔後艱，卽在克果斷處。志勤，不爲他事所牽制，卽果斷也。非是果斷，其可否意罔後艱，就功業之易言，非後患也。乃者難詞，必如是而始無後艱也。後字對當幾處言。幾處一決，則自是而後，功不患難，業不患難，廣而無有廢墜，直與和寧用又比隆矣。非下崇廣一層事。○此專戒卿士以功業也。公孤無煩戒矣。申戒爾六卿及六卿所屬之士焉。卿士分職而欲有成功，且巍乎崇也。何以崇之，其惟志乎。志者汝之心，所自期待處也。志出乎今人，則功亦出乎今人。若志進于古人，則功又進于古人矣。故崇阜成之功，莫若志也。卿士分職而欲有積業，且熙然廣也。

何以廣之，其惟勤乎。勤者汝之行，所自營職處也。一有所勤，則卽有一業之就緒。無所不勤，則無一業不就緒矣。故廣阜成之業，莫若勤也。夫志勤固功業之本，然志之所必赴，勤之所必乘者，則事與時會之幾也。又必乘幾果斷，無時不可立功，克奮其志。無時不可立業，克致其勤。如是然後功不至時過而難成，業不至時過而難集。不然則所謂蓄疑敗謀，怠忽荒政者，皆坐後時之累也。蓋當幾不決，將有不及用其志與勤者矣。可無戒哉。

蘇子瞻曰：媮于初，必艱于終。

此合下二節反覆言其當立德以處富貴也。首二句泛論

恒情驕侈在心不在祿位有根之惡遇境便生曰不期者猶言不期而遇非祿位引人人自矜耳含下文意以本無恭儉之實故過須緊截人臣當建功立業之後祿位必盛則驕侈隨至第以恭儉之心發之為恭儉則為德以驕侈之心文之以恭儉則為偽恭儉提起歸在卿士身上說恭儉惟德二句一正一反直說不可云當恭儉又當惟德作兩層看作德二句推明當惟德不當載偽意不可作效說恭儉非便是德是德之見于事者惟事在外人多勉強易以載偽故云惟德德得諸心者也故又曰作德心逸日休從行說向心裏去令其斬驕侈之根德偽皆曰作者由心

自造也休者委蛇恬適之情拙者消阻敗露之狀勿以保祿位言有心保祿位即偽矣戒偽即所以戒驕侈也重在戒上○只是說處此祿位便不免驕侈須是個恭儉重在要他恭儉意位不期驕言必驕也祿不期侈言必侈也經文語意比傳更直捷傳位不與驕期祿不與侈期是解不期字而驕自至侈自至是解驕侈字曰不期不特驕侈也有制驕侈之心便是驕侈要看惟字心惕然不敢安方是恭心欲然不敢滿方是儉若說恭為允恭儉為克儉似以恭儉與實德為二物矣蓋既曰恭儉可以言德只是從功名起者恭儉便是驕侈從心性起者恭儉方是德耳載是

車之載物。車是空廓。不知中之所載者何物。故以載字形容之。耳目可假而獨覺不可欺。故曰無載。作德二句。申說正形容惟德。人處易驕侈地。雖是真心。也不妨作一番意。作有勤劬振迅之意。明德上之作爲外。雖喫力。內實安舒。故曰心逸。逸可蹙而不可繼。惟逸出于心。日新又新。日用間率此本體。無煩着念。日休以狀心逸光景。逸在德中。終日兢惕亦逸也。休在逸中。終日闇然亦休也。須知引逸之逸。卽用休之休。行恭儉之道于外。而得恭儉之理于心。所謂作德也。作德則中此恭儉。外此恭儉。中心無掩護閉藏之勞。而日著其休于外矣。日休對著其拙看。還是恭儉之著也。愈作德則愈無事。故心逸。日休作僞是實。非恭儉而欲勉爲者。本真在此。營護在彼。何其勞。得之象貌。失之肺肝。何其拙。欲蓋彌彰。豈不日拙。不能免其驕侈之態也。日休者。日見其休。日拙者。日見其拙。都指心說。時說都看。在外面去。失在傳中。一著字。上言後艱。此言日休日拙。皆據其終而言。

居寵節此。又就功業祿位中。指示心法。思危祇畏。正恭儉一段醒神。可以策勵功業者。故直以思危惕之。正期以作德爲廣業崇功之地。非保祿位之說。須通前戒字。領神。憑寵爲安則恣。以寵爲危則畏。是思危非以固寵。乃以作德。

也。祿位生驕侈，是至危辱處。于榮盛時，常作困辱想，則畏
心自生。畏卽恭儉，惟德也。弗畏卽驕侈，作僞之心。弗畏便
入可畏。日勞日拙矣。更不落一層。○思危與患失不同。患
失者欲固寵，思危者欲持寵也。惟畏卽畏其危，時說云位
愈高，則責愈重。有負乘之危，祿愈厚，則報愈艱。有覆餗之
危，如此說危是危之先。一層意反不直捷。恭儉非卽是畏。
畏則未有不恭儉者。危者寵之險境，畏者居寵之小心。三
畏字不同。上二畏字是心中之畏，下畏字是危辱可畏。蓋
指涉世言，惟其可畏，是以當畏。義亦不甚遠。畏比危不同。
卿士自思曰危，成王戒之曰畏。○湯若士曰：此申上言不
可不恭儉之意。夫驕侈也，僞恭儉也。固汝卿士所當戒矣。
自安危之勢觀之，亦不容不戒者。蓋寵本危之機也。今日
享有祿位，亦云寵矣。然當居寵盛，則思危辱，位愈高而德
愈恭，祿愈豐而德愈儉，以明其畏可也。何也？危者有其安
者也。畏者保其休者也。苟不知畏而驕且侈焉，或載之以
僞焉，則位高而或隕之矣。祿厚而或概之矣。將入于可畏
之中而危斯至矣。可無思乎。

此訓大臣以人事君也。推賢讓能三句，舊于乃和下補政
理，不和上補蔽賢害能，俱不必。三句宜一直下。總是論大
臣不可不推賢讓能之意。若曰必如是而後庶官乃皆和

諧也。若使不和則政必雜亂不理矣。而大臣庸可不推賢讓能乎哉。然人之所以不肯推讓者。視人我爲二也。不知我所舉者皆賢能。就是我之賢能。我所稱者不勝其任。就是我之不勝其任。人臣苟知此意。自不容于不推讓矣。○賢能開說功業原非一人事。正宜共之賢能。不必拘在庶官之內。賢則足以經綸乎政治教化者。能則足以修明乎政治教化者。推讓總是簡迪薦引。意心知其賢。推之使在前。知其能讓而處于其後。所舉必賢能而賢能又得以居其位而行其志。此全是心無人我。故庶官乃和。爭長與避長皆非推讓之心。皆成不和之端。卽有時居而不辭。亦是

推讓亦是和。庶官處和以言乎其理。非無爭之謂。舊以庶官和是觀感其推讓之義。真有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無忌嫉垂爭也。看來說庶官乃和。則訓迪專重六卿。故傳用大臣字代之。庶官則三百六十屬。乃和只是百僚師師同寅協和。不相嫉妬之謂。非謂其推賢讓能也。此三句總是論大臣不可不推賢讓能。不和指庶官言。此句緊承上句說重戒邊。庶官一不和政便龐。明謂交相忌嫉。人各有心。政出多門。大臣不推讓之故也。舉能其官四句。正推讓所在。因六卿各舉其屬也。只頂上三句看。不可再深一層。時說把惟爾之能與惟爾不任。就能用人與不能用人說。

便說開了。須云大臣所以不肯推賢讓能者。恐人之賢能掩我之賢能耳。不知賢能雖人之賢能。却由我之薦舉。則惟爾之賢能也。何必賢能自己出。大臣所以不推賢讓能。舉非其人者。以人之不和無與于已耳。不知人之不和。却由爾用之。則非人之不勝任。實惟爾不勝任矣。又何可任已。遺人賢能。兩惟爾字。有力。將庶官責在他一身。真有不推讓而不得者。只在和不和上說。蓋上三句已明說是賢能。豈有匪人之理。其曰能官。即上乃和者是。世豈無能進賢而不能致賢展布者。舉能其官謂庶官之政。皆爾一團太和所默攝。其曰匪人。即上不和者是。不任反看通節戒

意。只公私關頭傳義利二字較寬些。以上四節似散實連。功業既建。患于難持。寵利未忘。必生交軌。只是一戒勿開說。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此言申戒方是申上之申。通節要體會總治分治。阜厚化成意。敬爾有官以下句句相因。敬官不外乎治政。而治政乃所以輔君安民。設官本為民。民安方為有政。故一篇屢提官說。于官之下又屢提民說。前曰綏兆民阜成兆民至此又曰永康兆民加一永字。令知敬官敬官欽司起末相

應萬邦起末亦相應。○王曰嗚呼爲訓迪將終而發三事。卽六卿大夫則其所率之屬。故以暨字帶言。緣六卿職掌六典爲天子子民理事守法。故云三事。三事及大夫各有官以相配。則有政以相維。總治者振其綱。分治者理其目也。予一人撫萬邦綏兆民矣。能保其不亂以危乎。今治汝有政者。于以輔爾君永安兆民而阜之成之。莫于無窮也。由是萬邦兆民被永康之澤。皆興永戴之心。其何有一人厭斃予一人者。如是則庶幾和寧用乂之遺。而制治保邦遠矣。此固予所以訓百官而仰前代之深意也。敬屬心亂屬事官以位言。政以職言。政卽阜成之政。上兩言惟爾。此

又言爾官爾政。真要他覲體承當。不得復視爲君之事。以字承敬官亂政來。康民者人君之事。故曰以佑乃辟。乃辟卽所謂祇勤于德者。因夙夜不逮。故欲其佑之。佑辟全在敬字上。歸到君德。應祇勤說。君德彌成處。就是斯民迪康處。康字原兼阜成二意。重永字。萬邦應兆民。無斃應永康。無斃者卽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意。主人心言。比阜成進一步。所謂制治保邦者。不有成績乎。萬邦勿指定萬邦之國。看何嘗不與撫萬邦應。章旨原因外攘功舉而修內治。至此通捲上文。欲卿士修內以維外。故云萬邦惟無斃。訓官總爲綏民。上曰阜成。此曰永康。總欲內外相承。成綏民之

從好不變又重民又應前克施有政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
汝尹茲東郊敬哉

此節重令德上更世移俗人須有真本領故成王命君陳
以孝恭發論令德卽明德指實有諸已者言令德在孝恭
上見令字是孝恭粹美之形容恭只就事兄言惟爾句言
君陳獨具此令德惟孝二句言令德之宜于治惟孝貼孝
字友于貼恭字恭根孝來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戚
其親之心非孝矣孝友句只作過文克施有政作未然看
以理斷之因其孝友而諒其必能如此也所以施者卽孝

恭之令德若本無是德何以克施政字內含師保有教民
安民意稱君陳而言孝友實欲舉孝友之德治民不可作
國家一理說卽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意故下曰敬典
在德尹訓正謂正人之不正者殷民未化皆由民彝泯亂
故以君陳之令德正之治在王城而所以治者下都下都
在王城之東故曰東郊卽灑水東也敬哉正緊并惟孝友
克施二句說末節敬典句正要以所敬之倫常實有勿替
也敬是一篇綱領此是起語○王若曰君陳惟爾有令美
之德孝而且恭惟其孝于親而友恭于兄弟是以能施政
于邦而足以宜民故我命汝正此東郊之民爾其敬以治

習相親之意。人人都教導他過，人人都拊摩他過，故曰萬民指東郊之民，說民懷其德。德字卽下明德德字，此先埋伏。下始究言。通篇綱領在德字。懷者淪洽于德，心心念念若有所繫而無所解于中也。懷德就當時肅將祇懽言，或以民方思慕周公之訓，貼此句非是，只就當日之懷帶說到今之思慕意，以吸到惟民。其又往字上緊蒙周公師保民民懷德來，往慎三句相推下去。往字一斷，所司者殷民也，指治殷之職言。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苟一事少異一法少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須知不能一一與公同事，都要一一與公合機。毫釐千里之間，實關公德。

衍替之故，可不慎與。慎司二句，只可虛遞到懋昭句。此處尚未說出周公之訓，茲字指慎司，謂慎司無他，惟率其常道而已。常對異看，不易其故便是常，勿指典常法度言，恐碍下訓字。所訓者卽常也。常者周公所常行，率常卽所以慎乃司。而懋昭周公之訓，又率常之實。不作兩層看。周公之訓非是訓民者，乃所以師保萬民之道。而垂之訓者也。下文明德致治之訓便是，但勿露耳。懋昭亦非以此訓民，只體其垂訓之意，以教民安民便是。暗指下孜孜無逸豫言，究實而論，只是一個懋昭明德，以師保其民而已。以後光前謂之昭本諸身，以爲提撕，使人心益開暢而無捍格。

不入之處。纔是懋昭。率厥常卽是明訓。又何以用懋昭。蓋此句重一懋字。周公聖人也。豈後人所易及。欲昭其訓。惟是懋勉始得。傳說發明光大。從後弘訓看出。要舍因時變通。意在內。傳民方思慕三句。若指周公之訓爲訓民者。意欠瑩。要之周公師保萬民。未必無告諭殷民之訓。如多士多方者。但此節周公之訓。乃指下精微之訓。蓋爲長民者發。非訓民也。當微細分別。若後傳商民亦由君陳之訓。這訓方指訓民者。蓋君陳將尹東郊。亦必有用告商王士之訓也。惟民其乂。言下都之民自將翕然聽順。安靜帖服。對民懷句看其乂必然之詞。在德上說。比民懷意少進。志喻

此及同以是笑
身心若此

神怡不煩督責也。懷猶心神之戀戀。又則從心而化。大暢所懷。并與其身而順治之矣。和中與謹。志不同。不可執然說。君陳治民無異于公。則民順治亦無異于公也。○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而順常道以教民。使歸于德義。有保之親。而撫國事以安民。使遂其幹。止故民至今猶思其師保之德。今君陳往居公位而治公民。當謹其所司。盡心于教養之事。然此不可別立教條。惟率循周公所常行。而公以師保之道垂之。訓者必體其意而發明光大之。則民翕然聽順。無異懷德之世矣。○周公之訓。或專言訓民之訓。或專言訓尹東郊之訓。皆

失之偏新說以公之訓不專是一紙教民榜文凡條貫
約束見之設施者俱是則此訓分明以訓民言矣盧真
常曰懋昭有顯揭昭示意此句總提明德以下精言之
弘訓以下又備言之皆為懋昭周公之訓一句發揮此
訓字是治民之訓下節猷訓是自治之訓以自治者治
民訓莫大焉故又曰丕訓其神且效凡至令會思其
我聞日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
時周公之猷訓惟日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
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

釋○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付良顯哉
我聞節比上節高一層懋昭者不式時周公之訓則懋昭
為粗故舉所聞告之至治四句是周公之訓以其理之精
粹微妙故云精微之訓爾尚三句卽是懋昭工夫首四句
遞下重明德句至治之世自有一種馨香以感神明乃知
黍稷不是馨的惟明德是馨耳至治馨香四字不當連讀
庶與黍稷二句不相碍至治本明德來德之昭明發為至
治有是至治斯有是馨香有是馨香斯有是感格馨香以
臭言奏格無言有超乎馨臭之先者不曰感人而曰感神

者神不容偽也。黍稷之馨馨在祭祀明德之馨無時不然。德卽至治之德明卽明明德於天下是若已身消有障蔽。便成闕而不通之象。神將吐之矣。語氣與惟德動天相似。化民意在言外。未有馨香感神而不蒸于人心者。至治四句乃周公平時泛論道理。非專爲治殷設。并不指訓說。只言貴明德耳。然卽至治上見明德。則云訓之精妙如此。訓曰猷合于道之謂式。時就致治上說。式其意不式其迹。總以明德爲主。式訓卽明德也。曰孝恭君陳已令其德。此欲其日就月將。熙熙于光明耳。惟日孜孜二句足式時意。少有逸豫不可言式時也。而明德隳矣。烏乎治。要見孝友君

陳之令德。然孝友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欲君陳益進其德以成至治。則洞達無間。神明且感格之。何有于殷民哉。須如此結着。惟民其又上去。○爾之所職者治也。則不可不講于至治之蘊。治之至者上下幽明渾然無間。乃其妙合之機。自明德造焉。言神之感格人。皆以黍稷之馨香。不知此特羞神之具耳。非所謂馨香也。惟明德本身心而達政治。無往非陟降游衍之際。由是馨香上聞而神明之。所以感格也。敬德誠民。祈天一道。本文原將黍稷非馨。請掃出明德惟馨耳。曰惟者。天下只此明德爲馨。更無他馨也。要在德上說。不可便將至治感神當做馨。蓋治本無馨

香。日至治馨香者善治之極。則協氣休聞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馨香非有象。凡物之精華皆是。傳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神之聰明昭然如在。故曰神明。感于神明不必又說是祭祀之時。只至治馨香便與神明感通無間。故可薦于鬼神。可享于上帝耳。周公借以形容德之馨。非指黍稷之香爲明德也。黍稷二句根馨香二字發明明德亦施之師保間者。就發用上說。德之明處卽爲神。此理之英英不昧。凝則爲德。運則爲神。馨非真有臭味可憑。惟是舉心動念。鬱然而積。盜然而流。感非真有格降可據。惟是存心出治。動乎志氣。通乎幽明耳。論治

至此肅將祗懽祗功化之緒。紀綱法度。悉政治之粗。不顯而百辟刑矣。故曰精微。此訓之猷者也。猷以道言。對法。看反之有實用。求之有實得。非幽遠而不可倪。故欲其式時式時內且空空發。註自頑民自周公二意。是原當式之故。從感神說到殷頑民。非德則不可化。欲用周公司法度。惟明德爲立教之本。此所以欲其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也。周公常以繼日待旦之心發爲訓。日孜孜是明德工夫。在新民上說。徒曰德可至治。感神未也。必式其所以致。所以感。而躬體之。有真見其難乎。不覺策勵者。日孜孜不從意氣勉。勉而從德機進進。意氣始乎勤者。易卒乎怠。德機則日新

又新而自不可已。淵乎若繫穆乎。若企斯爲孜孜。毋謂前日不勤而有今日。毋謂今日不勤而有來日。明德必求新民。新民又求新命。究德之量而進之不已。不日孜孜卽爲逸。豫重無敢上。

蘇子瞻曰。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爲聲色臭味。是妙物也。故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夫苟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

其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塗。此之謂也。爾尚式時。合下國。上下一意。不知較上意更深。如云懋昭式時。不過謂遵公訓也。凡訓出于公之口。入于由訓者之耳。耳而聞之。孰若目而擊之。故以所見形。所聞謂君陳。今日親見周公。比之耳聞者。尤爲真切。安得不由其訓。故以恒情惕之。由聖虛說。下二節正是由之之實。如圖政而致其艱。則所廢興者。固變通周公之舊。至于陳善揚善。與公之篤。斐弘恭。而成昭子儀刑者。何異。如此方合由公旨。懋昭與下式時及後弘訓。雖似一意。而實不同。懋昭者。闡明其理于師保之間。所謂式時者。式此而已。至廢興二字。

雖含變通之旨而尚未露。直至弘訓方痛發之。則易謹茲而爲寬和是也。蓋自訓之合道曰猷。自訓之無外曰丕。第式之功在于遵守。弘之功在于變通。凡人二節所謂由訓者在。是在辟六節所謂弘訓者在。是在至下則善。善與公。式公之訓。卽是由公之訓。故此兩節皆發明上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意不克由。聖以逸豫也。惟風惟草。正欲其戒逸。豫莫或不艱。乃孜孜也。出入虞繹。正勉以日孜孜。欲由周公之訓。當戒常情之偏。凡人四句泛說。重由聖上。風草二句以德言。與至治馨香四句相照。馨香者其理也。風草者其機也。見德之神于感。而周公之訓所當式。○凡人不說

庸人說大凡人說個凡人兩字便當戒了。思學聖人奈何。或類凡人。未見若弗克見。原只耳想。非根心想。便隱伏個弗由了。及旣見不克見。亦只目見。非根心見。仍是不克初心。戒哉者戒其勿如凡人之敢逸豫。而不日孜孜也。况爾之德惟風。下民之德惟草。謂倡之而不應。則周公明德感神之訓爲虛語矣。風之動物妙于無迹。草之從風不知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也。惟草重倡率。不重民從。風乃風化。非風行草偃之風。只指由聖說。未着治說。風草只論感應常理如此。註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二語只繳在後。總見猷訓之不可不式也。卽上懋昭周

公之訓。惟民其乂。意風草只在戒哉內。○此正勉其力由周公之訓以動民也。夫式周公之訓。慎無若恒情。凡人未見聖則仰慕心切。如不能見聖。及既見聖後。則豫怠氣勝。亦不能懋焉。式焉以由聖。此人情也。在凡人則可。爾君陳可無戒于常情哉。既見聖必克由聖可也。而况感應之機在汝。尤有不可與凡人等者。爾爲人上之德。主于感人。其猶風乎。下民之德。主于應人。其猶草乎。草之從風。下之從上。其機如此。爾能由訓以由周公。下民從汝以由周公矣。可不戒乎。

圖政乃明德之作用。卽所謂至治也。亦由訓中事。曰圖則

政猶未及施。本孜孜之心以圖之。是以莫或不艱。艱指心說。或者萬一之意。此字宜重看。玩二有字。非逐件要興要廢。亦從其間有者耳。出入二句一串下。只說繹不說行。正見其艱處。從已說到人上。又從人說歸已來。押一則字。緊責君陳。○此正舉由聖之政。全須由其克艱之神。昔公之艱艱。在未有政而創。今之艱艱。在既有政而圖。化殷之政非一。欲其無一事不致其艱。而不敢以易視之。非戒忽易也。以周公所經畫。商民素所服習。一旦圖之。豈不艱。或者恐萬一有迎機而解處。不及致其艱也。艱慎重之意。有廢三句。卽致艱之實。有廢有興。接上文政字。只指君陳之政。

說不是把那周公之訓廢之興之也。廢興不卽是政。政有廢興也。不是已廢已興的。二有字活看。見因舊者固多。其間亦自有何者當廢何者當興者在。廢興非真有更改。只君陳之時與公謹時不同。卽此是圖會。卽此是艱會。出入二句串重師虞上。視爲忽易者。或竟以已心度之。而不肯參之衆。惟出入與衆虞之。俾衆各得盡其見。直至庶言之同。然後以已釋之也。自爾師虞者。謂自我虞之于人。不以已意先之也。以已意先之。人將羣和以承偏指矣。出入者。反覆往來之謂。指定出則謀之國人。入則謀之左右。卽内外二字之義亦是。師虞見其公。自爾師虞見其虛。卽用

人惟已意。虞重慮患一邊。庶言同則釋。不同則不必釋也。釋之而無當于理。則雖同不難中止矣。同與我心同也。釋字要味傳深字。蓋上言虞未常不思也。此則尤致精詳耳。釋者抽其端。究其緒。務求至善而已。就自家心裏深長思上看。未及廢興上。傳行字不必泥。旣虞又釋。纔見得艱。

史伯論周之敝曰。去和而取同。與晏子之論齊子思之論衛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釋。爾有節以臣道言。傳作已然看。成王欲君陳布已德意。化訓頑民。故舉其前日之善而贊美之也。時說作未然說。蓋事之已然而言之未然者。須善會。謂化民之事。責雖付臣。

本則原于君。使君德有未良顯，則德有未明；治有未至，無以爲感化。殷民之本矣。周公之訓，明保冲子以化訓殷民者，而此豈無所以由之乎？故欲其以謀猷而成君德者，實所以由周公之訓也。入告，端化殷之本，出順妙化殷之機。猷謀本其參于衆，斷于已，而合于時宜，故謂之嘉。殷民素服習周公之訓者也。繼此而稍有廢興，卽事出石畫，亦非其心之所安。又况當時殷民與君情相睽，每不能見德，故欲卽入告，卽順外。贊揚君德，使知所感發興起，謀猷皆就治民上看，謀虛猷實，猷則治亦道矣。入告四句玩則字，乃字，宜串說，重告善邊，爾有議事之嘉謀，合道之嘉猷，則入

告爾君子內而亟行之，爾后能行之，則謀雖臣之謀，而聽謀者君之聰也。猷雖臣之猷，而施行其猷者君之賢也。爾乃承順于外，宜上指而播之，民曰：斯謀斯猷，非我后之德而何？可見曰惟后之德，不是諛也。順外如周公之告，若一則曰王若曰，再則曰王若曰之類。自內而外，自上而下，曰順，順卽宣揚之謂，非善則歸君之謂。斯謀二句緊承順字說，乃是順布之時。指稱一人之德，昭示東郊之民，挾至尊以率羣衆，令其保受而無違也。內指王室外，指東郊兩都相隔，揚君德以諭殷民，乃人臣奉君之職。四句俱就君陳身上說，下臣人句推開一步，見忠順之有益于君，如云入

告順外以成君之德而彰君之善爾君陳一人固若是矣而君德之良君名之顯果一人之力能成之乎故又嘆息言臣人而皆若是則君之德豈不良而盡善君之名豈不顯而昭著哉語氣蓋謂若是之臣爲難得耳已得于周公又深注望于君陳也良取元良之義應謀猷入告顯卽越王顯顯字應我后之德德顯比名顯更深些良顯指君德及民處言傳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據王氏炎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似勝蔡傳君德本無借臣之播揚而顯成王急欲頑民之式化惟恐德意之不彰非好名也須緊補良顯而民易化意方得

鄧元錫曰嘉謀嘉猷入告而外順有爲言之也殷頑比煽臣而有施德于民以沒王惠是造譽瘞君也康誥聖之矣將豈能誠小民戴王乎故章善歸君含美從王格頑輯囂之道也○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爲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是以爲良顯乎聞復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土其有以夫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成無倚法以削寬

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弘訓七節，以首節為主。卽申上由訓意，下皆弘訓所在。欲君陳弘周公之丕訓，必當行寬和之政，而又本于敬德，以升于大猷。但首節與末三節，泛指待商民，獨中三節專指在辟者言。王曰節申上由訓，重一弘字，弘訓全在寬和無倚二句意。主寬下二句，恐寬之過而防之，以期至于和耳。此和字是傳和厥中之和不與寬字對，厥中以時言，觀三紀風移百年刑措，乃是以和的功効。周公時所願而不可得者，倘一民未和，則非所以弘訓矣。自無依勢至末，皆和字之治也。皆所以弘周公之訓也。○丕訓卽明德至治之訓，自其合于道則曰猷訓，自其規模遠大則曰丕訓，非二也。弘字是用力擔荷意。夫周公之訓至精微矣，何以言弘。以君陳對周公之辭也。傳訓張而大之，但張大須照下和

中看出。蓋周公當嚴而我當寬。蓋從謹始中做出寬和。乃是廣其師保萬民之意。而不泥于典章法度之末者。是懋昭式時的極致。不高一層。只是德極其明。治極其至意。便是無依勢四句。正弘訓之實用力處。君陳治體在寬和。故特從威削之相反處起之。威削觀註喜怒予奪。不專在刑威邊。在周公時以此行之。則謹懋在君陳時以此行之。便威削勢法所在行之。已非一日。將不動聲色而天下奉令遵教。若何作之削之。使其不敢不從也。操尹東郊之權勢。我所有。然須超然忘勢。乃可親民。依非恃勢也。心中與勢不相遠。便是依作威作宰。依傳作爲字看。約束東郊之民。

法我所用。然須任德以爲之主。若一味用法度。便有偏倚。而至于刻削者。知有勢。則將驅民以必從。是爲作威。知有法。則將繩民以不逮。是爲以削。則民反苦于法之拘。而不見循理之樂。甚非和民之時也。言無依勢倚法而過于嚴。但只是寬中有制。這等樣從容。以做出有節度之和。斯足矣。從容以和。卽指寬而有制。說非兩層。謂從容不是有節。是形容那和之中節處也。寬而二句不對。成王原命君陳和中。上下文意自相足。大意謂東郊之民。周公固謹懋于始。而今當和之于中矣。爾必廣周公之意。含弘廣大。馭之以寬。而但不出防閑品節者存。若操若縱。不疾不徐。從容。

以和之可也。若如時說云寬而有制所以和之也。然不可驟施。須從容以和。則寬和爲兩層矣。要知寬便是和。真寬自然有制。何等從容。謂當如是。以和之耳。若只緩緩施恩。豈爲從容哉。蓋約束密則民不堪。故條目當寬也。第于中無紊隄防。優游漸濡。不覺頑梗自融耳。合寬與有制方爲從容。方是和。此和就民心而言。單言和則和卽從容不迫之意。以和對從容則有辨。從容者有義理自然之節。而非已意爲之甘苦疾徐也。如寒暑日月不先不後。天地之和自己至也。蓋和乃淪肌浹髓。非先之寬固做和不來。若一味寬而略無節制次第。又何能和哉。語氣歸重以和上。和中

全是候民心之和之自至。惟明德在我。故剛柔又用自不偏耳。

六節以上節爲綱。皆是不事威削而事寬和。但前三節承倚法以削。以用法言。後三節承倚勢作威。以施教言。殷民節爲下二節之綱。舉辟宥一例。以見有制之大用也。勿字惟字相呼應。寧違君無違中。見中道之不可易也。不中不足以和民。一中而寬制皆備矣。辟宥之用惟一。而中則屢變不窮。參互斟酌。非當事者不能精其鑒。勿宥勿辟是實說。小註謂非必與君忤反多周折。觀兩子曰便有深意。天子雖操生殺之權。君陳實秉化殷之柄。宥辟出于君卽理

所當然。汝心尚未灼見其可宥辟者何如。豈可遽辟宥。必待汝真見其所以然而後可。故曰惟厥中。勿非竟置之也。但不遽辟。不遽宥。以求厥中也。亦是從容處。惟中就人情內酌出中道。任德之意全在惟厥中內。中卽明德。以刑罰之精華。未始非至治之馨香也。○傳狗已狗君意輕在辟。謂殷民之違政違教。必有在刑辟之中者。曰辟曰宥。自讞獄時言。勿辟勿宥。不是執拘君而勿肯辟宥。宜各照下意活看。謂倘有辟之而未必可以懲一儆百乎。則勿辟。倘有宥之而反戾于綱常風化乎。則勿宥。至于惟厥中。則可辟斯辟。不問其君之曰辟我之曰勿辟矣。可宥斯宥。不問其君之曰宥我之曰勿宥矣。

有弗若二節舉一端以見例。非刑辟止此也。上曰勿辟主寬。勿宥主嚴。此申辟宥曰乃辟曰不宥。俱主嚴何也。當此時辟者少。不可因而廢辟。宥者多。不可因而槩宥。使民雖見國法之寬。又有不敢犯者。所謂有制從容。要在勿辟。上說辟宥。上說勿宥。○有弗若節正言辟之中。一氣說言弗若。弗化之人宜在所辟。然必辟以止辟而辟。不然則君雖曰辟而勿辟矣。政訓非兩自教之彰于禁令。則爲政教之出于話言。則爲訓。對頑民言。只重教邊。舊分弗若。汝政從保一邊說。弗化汝訓從師一邊說。誤註中刑之可也。二句

作過文看。乃字有力。以止辟爲辟。與威削不同。狃于節。正言宥之中。狃字貫下。狃是怙終意。凡罪初犯者。可矜。惟怙終不悛。則雖細亦不可宥。姦宄如反側不靖之類。就保一邊說。敗常如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如敝化奮麗之類。就師一邊說。一則關天下之安危。一則關天下之風化。故曰所關者大。三細犯三事中之細者。姦宄敗常亂俗。豈是細事。要看傳中雖字。謂無論其大者。雖所犯者小。亦必不宥。君雖曰宥。勿宥也。勿宥必非盡殺之。但不可輕宥耳。

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怙前復爲也。古言狃

怙是貫習之義。故以習解狃。習于姦宄凶惡言爲之。不知止也。

此三節推言化平民之方。爾無節又爲下二節之綱。二句平。頑是強梗未更。正須徐道。以爲難而棄之。便是忿疾。無忿疾。便是化頑心法。舍下。忍容一節。一夫是乍向化而猶款于全能者。亟宜獎予。無求備。乃所以備舍下。簡進一節。忿疾求備之心。亦是熱腸。但此頑民。雖經周公謹誌。若直求其化。不激而忿。必過而求備。求備卽忿疾之心。非二意。忿疾不可矣。置之不較可乎。必有以容之。斯真能不忿疾。求備不可矣。聽其小就可乎。必有以簡率之。斯真能不

備得有容一節。然後無忿者所以消其頑而進之。容與不則姑息矣。得簡率一節。然後無備者所以引其善而作之日新。不則苟安矣。然但曰無忿疾而非縱其未化。曰無求備而非用其不能。亦是有制從容意。此申言無忿疾于頑。必有必字與上無字相應。言無如彼而必如此也。天下兩逆不能相調。一忍便消了自家幾多忿戾。彼既不率。我又不平。如何能濟。即柔濟剛之濟。能忍則不至于激變生亂。而治民之事有成。故曰有濟使吾德終可感通于彼。一忍力也。忍非姑息。平心易氣中。正有制變經時轉移之妙。在忍得住。便是能容。但有忍的意思在。

便非容。容亦非全無振作。以天地父母之心。覆露生成。忘之聲色外。固容也。懲之刑宥中。亦容也。激勵其善。不見可喜。懲戒未善。不見可怒。若江河納藏污垢。總歸浩蕩。德乃大說入本根上。民化又不足言矣。德字極重。事乃化民成俗之事。德乃容民畜衆之德。二乃字不同。有濟在能忍之後。言必如是。乃能有濟也。大德即指有容言。此乃德之大者也。各分開講。不必苦扭住容足化忍。習忍方可以致容。本文原無分別淺深意。

此申言無求備于一夫。須重不修不良言。修者固簡之。而不修之夫。可求備其必修乎。但亦簡之。便有使之愧而知。

修意。良者固進，而不良之夫，可求備其必良乎？惟但率之，使之悟而知，良意簡法有兩用。率機惟獨操，正勸民之妙，修着保一邊，良着師一邊，不妨分別。修不修以職業言者，胥伯多正之屬也。良不良以行義言者，通上下而言也。其實庶民亦有職業，亦不可指定爲何人。職業當考其成，故修與不修皆當簡擇。行義主于勸化，故進其良以率其不良，兩或字不可忽。成王深期之意，蓋言簡厥修，進厥良，則人宜自化，而或有不修者，因簡修而亦簡之，或有不良者，因進良以董率之。其抑揚進退之意在此。簡其修亦簡其或不修，蓋以簡修爲主。其或不修者亦簡之，則勤惰分明。

故人勸攻進其良以率其或不不良，蓋以進良爲主。其或不良者觀之而不知所耻，故人勵行不修言簡而不言刑罰，不良言率而不言簡別，蓋于上句之中，卽寓下一句之作用。簡修簡不修各自簡，玩亦字此二句平看，率不良作用只在進良上，玩以字此二句串看，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修亦以簡言。惟良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立言之異也。職業可驅策而修，行義非驅策所能強，在人自勵耳。簡只是分別其等第，不使勤惰混而無辨之意，不可用褒旌字。進者與其進也，舉而用之，率者以是倡率鼓舞之，所謂舉善而教不能也。此時人初向化，十分旌別，無以自容，一味

舍容又無以振作。故微寓善善惡惡之意。若表里殊并等。乃成終事。若就用此講和中之道。則謬甚矣。

上文式訓弘訓凡十一節。通爲懋昭之實。此則說民從好。升猷却又應前。惟民其乂。收結令德有政一節。宜重從好。與罔不變等句。見君陳有此令德。能以施之于政。則民自從好。其丕變升猷不難耳。允升于大猷。終有辭于永世。卽以成功望君陳何也。周公之事未終。故以命君陳。君陳之事未終。故以命畢公。自後觀之。則有慎厥始和厥中。成厥終之三節。自三后言之。周公之所未爲者。君陳爲之。君陳之所爲者。畢公爲之。初無三節之分也。○上只說化民之

法。此欲在民之良心上用功。歸本在君陳身上。重敬典在德一句。照轉。周公明德師保上。蓋終式猷之意。而深期之。提出本生真念。見敷化者有根脈。乃受化者亦自有根脈。所以有好便從。今只要向個處提撥。典便是厚道。敬典便是端好。曰敬典見于五典處。都主欽翌心。若只矜持迹象。則敬猶虛。惟悉根。孝恭真得。則敬乃實。謂之在德。見敬典卽德也。殷民只昧却所生于典處。差錯。旣密提所生。亦密還厚道。故罔不變。薄者陷脈。厚者升脈。倘心或不盡返厚。其于大道難說。允升大猷。便同公至治了。福休都在大猷上。大猷之君。不以己之好德爲福。而以民之各好德爲福。

大猷之臣不以已之守典爲休而以君之無虞爲休。君福臣休卽名聞所在曰永者期之也。緊根罔不變來。○惟民生厚二句見民本有可化。違上二句見化民在德。敬典句是謹其所好時。乃二句正是從其好而反薄歸厚也。厚字命字好字俱就典常上發揮。曰生厚便與因物因字不同。雖當陷溺之後無有化之而不從者。周公師保之而民懷正可驗生厚處。厚以本來麗固言。雖生來未有典常而典常之理已具。卽衰世之民初生之時。上古醇龐之氣一毫不散。物如物交物之物。聲色臭味安佚皆是。物具而欲誘生焉。遷者浸漓而失其厚也。本文只說厚者遷于物。不曾

說薄。因物有遷正見頑民習惡所移。性未嘗不厚。因所見所習之物而有遷。反薄歸厚在上所導。攸好德卽秉彝之好。雖指上好言。非從上也。亦自從其好耳。好者以身帥先之謂。亦其精神凝定處說。民不從上令而從上好。正振起德字意。君陳有令德孝恭。則敬典在德。是其所能。此克字須欲無失初心爲從。容以和之本也。敬典在德四字。弗斷與首節令德孝恭及敬字相應。典是君陳自己的五典。所以移民。敬典卽敬敷五教之意。在德卽本之躬行心得而非空言也。敬之內心。至到處便是德。未有無德而可爲敬典者。敬須躬行實踐。未得而求得。既得而望之未見。違違

不足修己篤恭。攝吾精神。卽攝兆民精神。兢惕于條教者。皆孝恭所溢也。敬字與德字相帶。勿云敬典而又在德。德不是著于身。乃蓄于心者。與好字應。此正敦厚立極。章好示民處。將見實德感人。民皆奮發興起。莫不從上之好。變不親不遜之習。而歸于德化之中也。罔不變。主民心說。便是大猷處。世道根于人心。人心向道。卽世道昇平。說風俗化德。非勿穆雍熙之謂。變字從遷字來。重罔不。上升者。世運自污而降。倘一民未變。則大道未可允升矣。人各全其所厚之性。而不遷于物。則蕩蕩平平。無反無側。世道之降者。自此而升于大道之隆也。不可遷就民情厚上說。自下

而上曰升。不事粉飾。而民風實超于厚。曰允升。蓋周公之時尚爲方降之時。至此始由降而升也。德卽周公之明德。變而升焉。則至治之馨香可知。然非君陳之令德。未可以敬典在德期也。惟予一人三句。承變與大猷。一直說。福休都在大猷上。人主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人主之福也。曰多者。內外民物。無不開泰之意。民變世升。正是受多福。能使民變世升。何休如之。故曰爾休。予之多福。皆在爾之休。休是和中之景色。釀成休嘉處。重爾休說。終有辭君爲主。而臣與享之。言美稱之無窮也。天保報上受福之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可見君非大猷外。別有福。臣非于

君福外別有休。福休即名譽所在。福休之永世，即名譽之永世。是期于無窮之詞，以終尹茲東郊之意，不作效看。福厚休集名長，總之大猷而已。俱要本希望。周公意發揮，方與昭式弘訓有情。至于化民之本，豈可以他求哉。惟民之初生，本自淳厚，及既生而著于物，遂改厚為薄。然其厚者固在也。但每違上所告教之命，而從其衷所凝注之好，顧倡之何如耳。爾將何以化之。惟克敬敷五典，在心精自得者，而出之。民雖欲自外于典，而不能不觀感于德。時乃無不變而歸厚者。信乎升世運于大道之隆矣。至此惟予一人坐觀至治，膺受四方之多福，其爾之功業為之休美。

萬世而下稱東郊之治，咸以予與汝為歸。終有令聞于永世矣。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濤張孫振鑒定

顧命

通篇顧

終

尚書羣籒卷四十九終

尚書羣籒

周君陳

三二

尚書章句卷四十九
 有固在之
 頌倡之何如其
 得者而出之民雖欲自外于典而不能不觀感于德時乃
 世矣變而歸厚者信乎升世運于大道之隆矣至此惟予
 萬世而不可解東坡文以予與文為題然其今聞未求

尚書葦籥

後學

東海潘士遴輯著

古澗張孫振鑒定

顧命

通篇顧命二字為主，在王崩截，上截是發顧命成王正其
 終，下截是傳顧命康王正其始，中間紀事當依紀日，以甲
 子乙丑丁卯癸酉分看。下康王之誥即此癸酉日。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
 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
 臣百尹御事。

史記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見發，顧命之由。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皆臣子不忍斥言之辭。甲子以下，嚴發命之禮，不以疾甚而不自力，然亦路寢行之，非朝堂也。甲子卽哉生魄之日，洮盥手，頰沃面，水總上言，猶云水洮頰也。扶相者，所謂王疾病，卜人扶右，師人扶左，是被以冠冕，被王首，以朝服加王身，袞冕朝諸侯之服。鄭以爲玄冕，知不然者，以顧命群臣傳社稷之重，不應惟服玄冕而已。覲禮王服袞冕而有玉几，此憑王几，明服袞冕也。憑者依之，以爲安，將以發命。

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困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者？○漢孔氏曰：馬云洮，洮髮也。頰音悔，說文作沫，云古文作頰。○正義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頤。

顧命爲重，故同召大小群工而發命，不與平時但召六卿其屬自從者同。蓋顧託大事，使人人共見共聞，莫得以行其私。若以職有崇卑，敬保元子之責一也。又是第二層意。同召貫至御事，太保至，毛公六卿也。師氏、虎、臣、近、臣也。百尹御事，庶官也。凡三等官，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叙畢公

于二伯後叙毛公于衛侯後叙六卿不叙三公也。召保領冢宰第一，芮伯為司徒第二，彤伯為宗伯第三，畢公領司馬第四，衛侯為司寇第五，毛公領司空第六，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舉其本爵以諸侯入為卿士也。師氏以媿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得失之事，王舉則從，使其屬師四夷之隸以其兵服守王之門，虎臣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國有大故則守王門，百尹正官也，御事非正官而有執事者，師氏而下官而不名，畧之也。已上是發命之儀，注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言領，傳領字皆兼官，為字皆專職，彤姒姓國，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

子畢公名高，毛公名鄭，衛侯康叔入為司寇，呂氏曰召公以太保領冢宰無可疑者，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後世夜半片紙無足喙，即引親倖入受遺詔，未通經學古耳。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肩貢于非幾。

此下六節皆成王顧命之言。嗚呼節示發命之由。統言疾甚言病。漸幾以勢言。臻留以狀言。幾是幾微未絕意。病日臻二句正是大漸。惟幾既曰大漸。又曰日臻。既曰惟幾。又曰彌留。甚言病之危。恐一旦不得出言語以繼續我志。志欲有言。若不能言。則不能續志。以此及今能言。詳審教訓。命誥汝等。嗣續我志。卽下文欲群臣輔元子之志。言一出而不易謂之誓。凡大事皆然。審訓謂訓不輕發。以啓群臣之聽意。汝指大保以下。

二節正見艱難之意。欲元子釗弘濟者。今日大命豈易遽集。昔君文王宣光于前。武王宣光于後。相與定民所依。使

各止其所而陳列于教條間。則民依而不舍。卽習而不違。惟西土之民習服不違。用能達于殷邦。無一不服習。足此通彼。漸茲浸潤。王道入人。不迫而因。集大命于周也。○此述文武創業之艱難也。民心爲受天命之本。德教爲化服民心之本。宣重二句一氣下。光指德之發越處。言宣者宣布于政治之間。重字着武王邊。言文旣宣其光于前。武又宣其光于後。是宣重光不可分說。重光不可見于莫麗陳教見之。舊云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安養其民。先定其所依。而後陳列五常以教之。有養立教行意。蓋由生養而教誨。則民之從善也。輕故民服習而安其教也。看來麗者民之

所依以生莫麗重德說非德不足以定民之所生也湯以君所依言故曰慎此以民所依言故曰奠各止其所不可加損也五教卽民所依者言定民所依五典之理而陳列教條間以開示一直皆在上教看莫麗句正是宣光若非根心何以爲麗物誘或遷定使無失此真正及民的精光敷陳教誨群心洞朗此卽莫麗處莫作兩層肄字根麗字來依而不舍耳目之所見聞心思之所淪洽于其中循循亶亶不但不敢違而亦不能違重言肄者服習之至也肄已有不違意在內肄不違承上起下語添不違二字見肄之遍及就民心言可使由亦可使知此方謂之莫麗陳教

盡在兩光中也用克二字與肄不違相呼應不違以上皆文武未受命時事只指西土之民達殷是天下化之達者自彼達此之謂殷人雖未肄文武之教而願依文武之光西土達之也大命以一統之業言民心所萃卽天命所歸集者集止于此猶鳥之集木達殷集命串說殷爲天子之國自周而達之乃至難之事非合兩朝重光安能得此節內重字則字用克字俱要發得難意出

此成王叙在已守成艱難自稱後侗對文武言天威承上大命來大命之集于周者去留不常最是可畏故曰天威迓者此心常有墜命之恐若迎其威也大訓正述天命之

可畏。以啓佑後人者。泛說凡文武可爲後人法式者。皆曰訓。指上陳教便偏。以天命爲不足畏。必蔑祖訓而不遵。嗣守大訓。正操此心以從事者。一串。勿以嗣守爲敬。迂之實。嗣守二字。自歎之詞。繼盛之後。不能光大。如武之重光于文。乃僅守訓而不墜耳。昧理爲昏。屬知越度爲逾。屬行無敢。句指德言。不遏佚前光意。嗣守無敢。昏逾者。踐履服行。常惺惺然在心。而不逾越其則也。曰敬。曰無敢。正守成難處。

過到今天節云。使我而尚存。則艱難之業。我思所以濟之。尚不在元子也。今天降疾于我。殆不興不悟。則文武以來

艱難之業。屬之元子。了爾群臣尚明。以我命汝之言。用敬輔元子。釗弘濟以保業之艱難。而勿墜焉。弗興就力說。是弗能起。弗悟就神說。是不蘇醒。朕言指上二節。敬保舍下二節。曰元子。嗣之所在。統之所在。明者明言。而無隱。敬保敬以保之。左右維持也。時方治平。而曰弘濟于艱難者。文武以德教創之。予以敬畏守之。所謂極艱難耳。守成固難。守成于再世尤難之難。濟如濟川之濟。非大奮經濟不能扶持而永守。故着敬保二字。弘濟之道。何如。人君以天下爲一家。民有遠近。邦有大小。皆君德之所當施也。爾群臣必敬保元子。以均其施于萬

民遠者懷來之而漸入之以教近者馴擾之使必調之以教所以和萬民也庶邦小者安撫之使得以自立大者勸導之俾不至自肆所以懷諸侯也此其爲君道乎而肆不違之風不遠矣。柔遠二句正濟艱治法遠邇指民言小大庶邦指諸侯言大意須會合遠邇而柔能異施通小大而安勸無間則君德所及公平周溥無偏滯矣此皆元子之責汝當敬保之者。

此欲輔君端爲治之本提出濟艱心法蓋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而身之本又在于心上句以修身言下句以正心言威儀正以亂臣民也而去非幾正以去非儀也威儀

要看得大文武之莫麗陳教成王之無敢昏逾正是自治威儀處然文武之重光成王之敬迓俱是謹幾做出正心修身無兩截工夫以上命群臣者乃所以命康王也○上句泛論夫人爲人之道當如此下句方責臣之詞自字重正含下句意思字是成王身親歷驗而熟思長慮之也威儀括盡一身之用人自受中天地以來有動作威儀之則非但臨朝穆穆之容也說夫人自亂于威儀須轉况元子之威儀尤不可不自治意慎勿泥注不假外求誤認自字言治威儀非人所能助須知自治對治人言語氣承上柔能安勸來欲輔以盡治人之道豈必外求哉我思大凡人

之所以爲人者。惟在自治于身之威儀。以端治人之本耳。則爾今日之輔元子。正惟輔其自治威儀。而不當徒求于人可也。然威儀之著。皆本念慮發動之微。所謂幾也。一念發于不善。則爲非幾。非幾動于中。則威儀之則失于外。雖欲自治不可得已。故爾必當敬保元子以謹其幾。慎勿導之以不善。使幼冲元子。冒昧進于不善之幾也。以字有尤。無以處有詔。王嫩諫王慝之意味焉。雜投謂之冒貢。冒貢二字。要看有善而隣于惡者。或我本欲導君以善而誤入于惡者。故曰冒。惟大臣爲能格君心之非。不能防之未然。禁之將發。則君之進于非幾。爾以之也。不格便爲貢。苟使

元子冒進。則由心而著于身。身必不能自治。况治人以盡君道乎。由治人而推本于一身。由治身而推本于一心。此正道破自亂。

姚承菴曰。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未有不善者。非幾卽是不善。非有個善幾。有個非幾也。宋儒皆不識幾字。故曰善惡之幾耳。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此下皆史臣記事之詞。茲指是日。是事言王發顧命在黼

展綴衣之座命訖反于寢處從此群臣既受命而還則無所用幄帳矣故出之于庭綴衣者臨朝之幄帳卽下狄設綴衣是庭路寢之庭于其翼日而王崩見成王得正其終以起康王得正其始意

唐孔氏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面西鄭玄云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但天子臣多故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臣少故卿西面大夫北面其士與天子同皆門內西方東面其入門當立定位如此反王呼與言必各自前進已受顧

命退還本位者謂還本治事之位故孔下傳云朝臣就次謂退王庭而還治事之處

太保命節重繼統上天下不可一日無王太保奉成王遺命卽命仲桓南宮毛二近臣使于齊侯侶伋之所索于戈二具虎士百人迎太子釗于路寢南門之外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主焉成王初崩太子未嘗不在側將正其統必昭示于衆故出之外而迎入命必發太保所以一號令無多門也桓毛近臣主傳命呂伋虎臣主宿衛于戈宿衛之具虎賁宿衛之卒二兵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參伍職掌是以兵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爲謀也審矣稱子

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翼室在路寢旁即東夾室初喪未爲梁闇故東夾室爲恤宅之地以是日崩以是日立爲憂居之主。

傳命者兩朝臣謂兩個朝臣非兩朝之臣也傳云使齊侯呂伋又云承命者勳戚顯諸侯則逆釗者是齊侯呂伋若桓毛不過傳太保之命耳如此則經文當云俾齊侯呂伋矣用一爰字何爰于也時說得之唐孔氏曰經言以二千戈文在齊侯呂伋下似就齊侯取于戈傳言使桓毛二臣各執于戈于齊侯呂伋索虎賁則是執于戈就齊侯傳似反于經者于時新遭大禍內外嚴戒桓

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先執于戈太保就命使之執于戈以往傳達其意故移于戈之文于齊侯之上傳言是實也經言于齊侯呂伋下言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者指說迎太子之時有此備衛耳非言二人于戈亦是齊侯授也周禮虎賁氏下大夫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知伋爲天子虎賁氏故就伋取虎賁也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辰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

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
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
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
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
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丁卯節重傳命上下卯是王崩第三日喪禮厥明小歛又
厥明大歛尊卑皆同命亦太保命周禮內史掌策命經不
言命史史是常職不假言之成王口道顧命未作冊書故

以此日作之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下皇后憑玉几宣
成王言是冊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卽位及傳命以後康王
答命受同祭饗皆是法度猶今儀注

越七日節備慎終之禮大夫以上殯歛皆以死之來日數
天子七日而殯于死爲八日癸酉在殯之明日太保召公
以西伯爲相故每命必出伯相士山虞匠人之屬須取也
須材想爲明器之用春秋不豫凶事明可以卒辨者不豫
設取材木以供喪中雜用是既殯後事非謂棺槨之用單
舉須材完送終事與上下文不相黏
狄設以下俱不紀日蒙上癸酉文下文傳受顧命主祭臨

朝皆同此日。殯禮畢而後正嗣君之始耳。此七節是路寢陳設之儀。注皆爲傳命設。皆蒙命字。上文言出綴依于庭。此復設者象王平生狄下士。蓋典設張之事。黼辰綴衣下四座皆有。故冠于四座之首。負以黼辰。蔽以綴衣。黼辰設于四座之後。卽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天子坐後所倚倚者。釋言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以其所在處名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于扆地。故名。此物爲黼辰。黼畫黼其上。與下黼純黼字不同。此以象言。彼以色言。綴衣其衣。連綴幄帳之屬。四座陳寶執兵出輅。不言官者。皆狄所設。

正義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是賤官有名爲狄者。故以狄爲下士。喪大記復魄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與此同也。○蔡傳以綴衣爲帷幄。按周禮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帟。幕人供之。掌次張之。立政有綴衣之官。卽幕人掌次之謂前。葛氏謂司服之類未是。

牖間坐之正。西序東序相對。西夾另看。西序東序。避牖間南嚮之坐也。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南嚮。與當扆同。蓋東夾卽初喪宅宗之翼室。而成王殯在西序。故先言西序。又特言西夾。牖間之座卽當宁之所。旣是坐之正。必

兼設下三座者。蓋牖間之坐。意其在上也。又慮其不專于上。此西序東序所由設也。西序東序之設。慮其在左右也。又慮其不專于左右。此西夾之坐所由設也。須知此意。席所以坐几。所以憑。此列于黼扆之前者。四座几席各異。席有篋底。豐筍之異。而其緣有黼綴。畫紛之異。皆曰重者。則皆三重也。几之飾有華文。雕漆之異。曰仍者。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于几。有變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牖序夾房階塾前。指路寢言之。○天子見群臣。覲諸侯。設斧扆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哀見。負斧扆。彼在朝。此在寢。爲異。其牖間之坐。則同。牖間南嚮。就路寢

窻牖間南嚮。設此座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卽當宁之所。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南嚮。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卽一坐也。牖卽牕也。路寢之室。戶在東。窻在西。皆南嚮。今日戶牖之間。則是戶牖之南。正宁也。南嚮者。背戶牖而嚮南。牖間南嚮。座之正。故見群臣。覲諸侯。則居之。坐必有席。敷設三重。篋席。用桃枝之竹爲席。有次列成文。故周禮又謂之次席。天子之席。三重。諸侯再重。則此四座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純所以緣席者。黼以絳帛。

為質以白黑色線縫刺為斧文以緣席天子左右几優至尊也諸侯惟右几華玉五色玉獨言仍几以見所敷為新製也于牖間南嚮敷布三重篋席以黼繪為緣而華玉飾几則仍之

有且夕聽事之坐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敷布三重蒲席以雜彩為緣而文具飾几則仍之

唐孔氏曰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孔炎曰堂東西墻所以別序內外也底蕞苹蕞蒲也禮注謂蒲席為蕞苹之王肅云底席青滿席也鄭玄云底致也篋織致席也參之綴雜彩也彩色為畫蕞音若文具海中介蟲取其中以

飾器物釋魚于貝之下云餘蚘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蚘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蚘餘泉之貝飾几也

有養老饗臣之坐就路寢東廂設座西嚮敷布三重筍席以繪畫之繪為緣仍設雕玉所設之几○豐席筍席也草以藺可以為席詩下筍上簞是也傳作筍誤

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為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雕為刻鏤之類故

以刻鏤解雕蓋雜以金玉刻鏤爲飾也

上王入翼室翼室卽東夾也此西夾南嚮西夾卽西翼室也西翼室天子平時親屬私燕之座今則殯官在焉于西夾南嚮敷布三重竹席以玄色之繒雜爲之緣仍設漆几私宴飲食之事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皆質無文○夾室在正殿之西坐亦南嚮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實同而異名西夾乃西廂之夾室中卽下文所謂東房西房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西夾南嚮蓋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也天子宮室之制堂

兩旁有序有廂室在堂後室兩旁有房有夾之室廂在前夾室在後故小註云西廂之夾室筍卽筍也竹初萌生謂之筍爲蕩竹取筍竹之皮織爲席也紛是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大小異名故傳以玄紛爲異綬鄭于此注云以坐玄組爲之緣玄紛黑綬也○鄒氏曰天子朝覲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平居四席各因事而設于其處今則並設之

牖間是見群臣覲諸侯之座見于周禮其餘三坐禮無其文其東序西嚮爲養國老饗群臣之坐者按燕禮云坐于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

坐在燕饗坐前以其且夕聽事重于燕飲故西序爲且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于燕饗故夾室爲親屬私燕之坐蔡傳以成王殯在西序誤也且註曰東西廂謂之序成王豈殯于西廂者哉西爲陰方成王殯固在西當有別殿以居之卽上所稱翼室也西序西廂屋也坐西則東嚮矣○金氏曰天子之屋四霤爲四阿四个而有東西夾大夫士惟止有東夾然亦不敢爲阿个也今此不言東夾獨無陳設惟言西夾而又南嚮與當扈同蓋東夾者卽初喪宅宗之翼室西夾者則新陟王西階之殯宮也卿大

夫無西夾則殯于西階之上士殯于客位惟天子有西夾其殯畢塗屋故于西夾爲之○箋云竹葦曰簟○釋名云簟簟也布之簟簟然平正月○說文云簟竹席也○方言云簟亦魏謂之筵或謂籩苗關西謂之簟或謂之蒨其麓者謂之籩條關東或謂之籩揆○禮曰莞簟之安藁秸之尚○淮南子云席上之先雀簟樽之上玄樽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未按司几筵有次席注以爲桃枝竹所次成者其卽此簟與莞席在下卽筵也竹簟在上卽重席也孔氏曰寢卧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按鄭氏云鋪陳曰筵籍之曰席則在下者筵加在上

者席散文亦得通言也司几筵五席外有葦席喪事所
 設也有相席藏中所用也有越席郊社所設也有蒯席
 出杆所履也篋席黼純即次席黼純也底席即纁席而
 綴純為異豐席即莞席而畫純為異筍席玄紛純又別
 是一席鄭玄云新鬼神之事不用生時之席故也公食
 大夫大射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加席蓋燕私禮臣屈
 也大夫鄉飲士鄉射則蒲筵緇布純而已三禮圖又云
 士蒲筵無純士卑故也若天子卧席亦止再重詩下筦
 上簟是也士喪禮者士禮也云下筦上簟衽如初則天
 子以下皆同○釋名云几度也所以度物也○周禮太

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司几筵掌五几凡大朝覲太饗
 射封國命諸侯王設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
 侯祭祀右彫几昨席筵國賓左彫几甸役右漆几凡喪
 事右素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書云席常設于賓
 未至之前几常授于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于敵以下外拂
 于尊者內拂皆拂之三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執之或
 橫見有或中攝見聘禮授之或受其足昏禮所謂授或受
 于手間有司徹或以几辟昏聘禮以几或不以几辟有
 徹不云辟儀禮昏聘公食大夫皆有几冠禮醴賓鄉飲
 者尸尊也

敦異几及祭則同几生事鬼事之別也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曲禮尸乘必以几婚禮婦乘以几不特所憑以安而已

此又設成王平日所觀閱者越及也越字承上文亦狄所設此皆典瑞內史所陳寶玉並設所謂陳其宗器玉五重陳寶總言下復分別璧琬琰大夷球此玉之五重餘皆是寶寶玉者先王之所玩也越玉五重與陳其寶物其實何如寶有赤刀焉有大訓焉玉有弘璧焉有琬琰焉則列在西序玉有大玉焉有夷玉焉有天球焉寶有河圖焉則列在東序胤國之製舞衣用之文舞大貝之中服飾鼗鼓之

備音樂皆文物之可寶者則列在西房兌之遺戈和之遺弓垂之遺竹矢皆武備之可寶者則列在東房房即序之左右房是坐分東西寶玉列于坐北則其傍之上也東西序皆有室兩坐及諸器物皆陳于室內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必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西序參以大訓至理所寓寶聖言也東序參以河圖大數所存寶天道也西房則文之所資東房則武之所資陳列之間寓有深意看來越字訓于于者于其處所上云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陳玉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于東西序坐北也序者墻之別名其墻

南北長坐北猶有序墻故言在西序在東序也西序二重東序三重二序共為列玉五重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嚮之坐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于夾室之前也

玉一雙曰重赤刀周色尚赤豈寶刀而飾之以赤者歟唐孔氏曰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刀一名削故名赤刀削也禮記少儀記執物授人之儀云刀授穎削授拊鄭玄云避用時也穎鑲也拊謂把也然則刀施鑲削用把削似小于刀相對為異散文則通故傳以赤刀為赤刀削吳錄稱吳人嚴白虎聚眾反遣弟興詣孫策策引白

削斫席與體動曰我見刃為然然赤刀為赤削白刀為白削是削為刀之別名明矣周禮考工記云築氏為削合六而成規鄭注云曲刃刀也考工記琬珪琰珪皆九寸鄭玄云大璧大琰皆度尺二寸者孔既不分為二重不知何所據也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孫炎曰肉身也○說文璧瑞五圓也璜半璧也瑗大孔璧也○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璧之為言積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古器考圓玉曰璧銳上曰圭琬無鋒鉞琰有鋒鉞周禮典瑞云琬珪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別玉而共為重者

蓋以其形質同故不別爲重也陳氏以大玉爲大華之玉馬氏以夷玉爲東夷之玉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蔡傳以夷爲常亦悞天球鄭玄云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王肅云玉磬也天球如玉磬故釋鳴球皆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伏羲氏繼天而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說文云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爾雅云貝陸居賒在水者蚶大者鮪小者鱗玄貝貽貝餘貶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蚘博而頰蝸大而險蟻小而楯詩義疏云貝龜鱉屬餘蚘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

白爲質黃爲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至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山海經云陽山濁洛之水注于蕃之澤中多文貝陰山漁水中多文貝邽山濛水多黃貝蒼梧之野爰有文具貝貝經云盈尺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緣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貝大者如輪浮貝使人寡濯貝使人善驚雖貝使病瘡疔貝使胎消惠貝使善忘營貝使童愚女淫碧貝使人盜委貝使志强南州異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具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

假雕琢磨瑩而光色煥爛交州記云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埤雅云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運斗樞云搖光得江吐大貝大貝必大于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說文貞貝聲貝當亦取其聲南蠻國有貝大容數斗吹之以助樂名梵貝車渠形如蚌今人吹海螺可知爲樂器故與舞衣鼗鼓並陳疏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周禮鞀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鼓人鼗鼓

鼓軍事司馬中春振旅諸侯執鼗鼓鐻師凡軍之夜三鼗皆鼓之注云鼓之以鼗鼓考工記云鼓長八尺謂之鼗鼓胤以國兌和垂以名歷代相傳皆取制作之巧傳精巧中法度作一意重中法度說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視事小寢以時燕息焉又司士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禮記寢不踰廟又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云路寢成則考之鄭康成詩禮注云君謂之路

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
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天子之寢有左
右房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孔仲達云天子
路寢制如明堂燕寢如諸侯路寢故有左右房何休云
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一曰路寢一曰小寢父
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
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禮書云
以書攷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
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垂西垂賓階阼階房之南
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

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
士之室皆東西房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王六寢
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諸侯大寢
一小寢二大寢在前謂之路寢又謂正寢小寢在後謂
之燕寢又謂少寢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
其妻二寢亦如之案鄭注周禮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
堂則五室此路寢得有東房西房者鄭志張逸以此問
鄭答云成王崩在鎬京鎬京宮室因文武更不改作故
同諸侯之制有左右房也孔無明說或與鄭異路寢之
制不必同明堂也

設五輅乃成王平時所乘者新陟王宮車晚出矣平時所乘馭者可不干堂下一陳之乎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是謂五輅玉輅大輅也則在西階面南嚮金輅者玉輅之綴也則在東階面南嚮夫玉輅之繫綴于下爲金輅而金輅之綴在後者則木輅象輅革輅也木輅以封蕃國行最遠故曰先輅而象革次之故木輅則在左門側堂之前向北而對大輅象輅革輅爲次輅者則在右門側堂之前向北而對綴輅此陳王法駕皆先西後東以殯在西且地道尚右也大喪出輅禮也亦以象其生存耳面者南嚮也前者北嚮也大輅與先輅對同在西

階綴輅與次輅對同在東階以貴賤爲遠近蓋大輅在賓階南嚮先輅在左塾之前北嚮與大輅相對綴輅在阼階南嚮次輅在右塾之前北嚮與綴輅相對賓階是西階以其爲賓客所升阼猶酢也阼階是東階以其爲主人酬酢賓客之所所乘者陳之堂下惟自內出觀之賓階爲西阼階爲東故自外入觀之西階謂之左塾東階謂之右塾也變文示先西之意○賓階面阼階面每三字連面字卽屬階字不是在賓階阼階而南面也傳云面南嚮也會意解耳階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北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之

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嚮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嚮內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也先輅在西而曰左塾者自其向北而見塾之在左耳次輅在東而曰右塾者自其向北而見塾之在右耳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前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皆北面也左塾者爲門內之西右塾者爲門內之東故以北面言之爲左右

按正義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後爲文玉輅金卽次象故言先輅象其木輅在象輅之下故云次輅木也木輅之上猶有革輅不以次輅爲革輅者禮五輅而此四輅于五之內必將少一蓋以革輅是兵戎之用于此不必陳之故不云革輅而以木輅爲次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孔意或當然也鄭玄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玉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于朝祀而已今蔡傳解次輅爲象輅革輅則五輅並陳周禮巾車可據從之○陳士元曰按路輅古字通用正義云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

車曰路車是也。註左傳者謂車行之道路故以路名之。謬矣。若然則門寢之制豈亦行于道路乎。通典云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鈞車。殷因鈞車而制大路。周因殷路而制五路。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二曰金路。鈎樊纓。九就。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又王后亦有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鷲總。翟車。貝面。組總。輦車。組鞅。而孔子所謂殷輅。蓋卽周之木路也。革路鞅而漆木路。漆而不鞅。錫在顙。鈎在額。朱者勒之色。龍者勒之飾。

樊纓以組爲之。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爲就。錫也。鈎也。朱也。龍勒也。玉金象革四路皆有之。木路則質而已。顙命。註云大路玉輅也。綴路金輅。先輅象輅也。次輅革輅。木輅也。蓋周以玉輅爲大輅。而殷之大輅則木而已。左傳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服虔以大路爲木路。而杜預則以大路爲玉路。蓋不知玉路乃周之大路。而非殷之大路也。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註云大路木路。漢祭天乘殷之路。謂之桑根車是已。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註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殷尚質。無別彫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殷有三路。先路次路大路也。

然諸侯有先路次路亦有大路樂記云大輅天子之輅所以贈諸侯雜記亦云諸侯之賵有乘黃大路相隧以後路注云後路次路也蓋周之天子大路乃玉路而諸侯之大路則金路非殷之木路也左傳鄭以先路三命之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產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輿師又僖公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定公四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襄公十九年王賜鄭于僑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杜預謂賜魯衛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僑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也○馮復

京曰宋書禮志云秦闕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也漢氏因秦之舊亦爲乘輿所謂乘殷之路者也○禮書云玉路謂之大路獨周爲然若夫商之大輅則木路而已諸侯之大路則金路也猶之熊侯謂之大侯○唐孔氏曰金玉象皆以飾三者以飾爲之名木則無飾故指木爲名鄭玄周禮注云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不輓以革漆之而已以直漆其木故以木爲名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

呂氏曰此非獨盛儀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坐靜深寶玉輝華車輅峙列入其廷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

之意不言而已傳矣。其或謂然。豈非不究其委。遂與賊上陳儀物以象成王爲將傳顧命而設。此陳儀衛以迎新王爲將受顧命而設。十一人執七種兵立七處。畢門之內夾兩階。凡六人立堂下。以去殯遠故皆士。五人立堂垂側階。以去殯近故皆大夫。凡士皆弁也。凡弁皆立于堂下。凡大夫皆冕也。凡冕皆立于堂上。階以下侍衛之人多且武者。示存變之防。階以上侍衛之人少且文者。近至尊之義。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嚮內而叙之。次東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叙之。康王已在路寢翼室。非迎之于門外也。

○位秩以弁與冕爲別。垂旒爲冕。無旒爲弁。弁冕版皆廣

八寸。長一尺六寸。前圓後方。弁士服。雀赤黑如雀頭色。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此士服之稍卑者。故雀弁之士二人皆執惠而立于畢門之內。畢門卽路寢門。惠三隅矛。未銳似穗。長兵也。二人者門之東西各一也。綦青黑色。綦弁則士服之稍尊者。故綦弁之士皆執戈。而以刃外嚮。戈句戟短兵也。上刃謂直立以刃向上。立于兩階之間。當堂簾所見之處。故曰彤彤者堂簾也。簾者稜也。是堂簾有簾隅稜角處。立于堂下。近于堂稜。每邊階立二人。故曰夾兩階彤彤。冕大夫服。劉鏡斧。鉞大斧。東堂西堂。猶言堂東堂西。皆中堂也。東西堂卽東西之座處。戮瞿皆戟屬。形如花。故得名。

東西垂卽東西序之堂階垂者堂之邊垂銳不屬側階卽西階坐處之階側猶特也堂北一階而已四人旣立于東西廂之外堂二人又立于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宿衛備矣故此一人冕執銳立于堂北之特階看來在門者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夾兩階不守中階者路寢三階中階無人升降故不設兵衛夾兩階圮固是每階二人但有兩樣立法或是東階二人俱立于階東而向西西階二人俱立于階西而向東此是一樣立法也或東二人一在東階東向西一在東階西向東西二人一在西階東向西一在西階西向東此又是

一樣立法也兩者未知誰是第一圮字玩之後立法覺與經合堂卽東西夾之前堂也鄭玄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堂簾中半以前總名爲堂此立于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垂下階之處階有五東曰阼階西曰賓階此二階在南蔡弁執戈所夾而立者此也冕執戮冕執瞿東西而立者堂之盡處而近階者也又有北階在堂之北非儀衛所陳又有側階在堂之兩旁東曰東下階西曰西下階冕執銳者所立經文明曰側階則非東階亦非北階鄭王以爲東下階者得之蓋嗣君自翼室適殯所往還必由之地故特侈儀衛

焉。漢孔氏曰側階北下立階上。唐孔氏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蔡氏以爲北陛之階則承襲二孔之說。寶玉器物先西後東者。以成王殯在西序。尊先王也。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西者。以康王在東。敬新王也。

周人宿衛之制其別有五。而其所以爲宿衛之政令者其用則有四。蓋居則有宮中之徒役。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衛。若宮正宮伯之所掌是也。出則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

之右。若虎賁氏之所掌是也。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則有太僕以掌之。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也。執其兵器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刻。則有司隸以掌之。所謂使其屬師四夷之隸是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王不出亦不行。四翟之隸則以王之出而環衛諸門。侍御僕從之役則以王之出行而飭整騶從。此宿衛之別也。然環列腹心之衛則爲尤重且急。是故稽其功緒而糾德行。會其什伍而教其道藝。所以勸之而使爲善。掌其糾禁而會其行事。掌其政令而均其秩序。

頒其衣裘而時其誅賞所以警之而所爲不惡去其淫
怠與其竒褻之民所以不使放辟邪侈之失德以亂宮
中之政令宮正均外朝之稍食內宰均內朝之稍食所
以養人心之善而保護廉耻之風此宿衛之政令也○
凡係于宿衛之兵者則大司馬教之太僕正之司隸令
之師氏帥之內外相統而彼此相持雖名爲兵而不聞
有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以厠迹于其間者每
觀成王之季呂伋掌虎賁之士非有宰臣之命則呂伋
不敢以擅發召公雖得以制命非有二諸侯將命以往
則召公亦不敢以專行不惟內外相制而內之夾階而

立堂垂執劉鉞而止戈刃者則又無非冠冕士大夫是
故春秋之際雖以僭竊之楚而環列之尹太師猶得以
掌之是猶有太宰統宮正宮伯之意區區之曹荷戈與
受猶有賢者如候人之詩是德行道藝猶未有愧于宮
正宮伯之所掌也○郝仲輿曰按此文知古人冕服不
獨用于祭祀戴冕者五人皆不言何冕何官則周禮五
冕之說未足據矣○喪大記虞人設階注梯也○後漢
輿服志云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
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毋者也
○禮書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

無韋弁士之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
 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為之謂之韋弁則爵
 弁即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爵弁先於
 綦弁孔安國曰綦
 弁皮弁也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
 弁為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
 韋為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為
 一物也士冠禮爵弁服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袖檀弓
 天子哭諸侯爵弁紵衣書二人爵弁執惠雜記復諸侯
 爵弁服子羔之襲爵弁一釁廟祝宗入宰夫雍人皆爵
 弁純衣則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鄭氏謂冕之次制如冕但無鏤耳其布三十升然古文
 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
 其色也笄紘玉飾各以其等為之如皮弁制○周禮司
 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既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
 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
 璫象邸玉笄注鄭司農云會以五采束髮也玄謂會縫
 中也璫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
 二以為飾謂之綦邸下抵也以象為之又云諸侯及孤
 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注韋弁皮弁
 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璫飾四三命之

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二采○白虎通云皮弁者何所以法上古至質冠名也弁之爲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拊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韎韋爲之謂之韋弁○儀禮注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後漢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阜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綦弁鄭注云青黑曰綦馬本作騏亦云青黑色王肅云綦赤黑色○說文作緹云帛蒼艾色詩縞衣緹巾未嫁女所服

一曰不借○孔仲達云艾謂青而微白爲艾艸之色箋亦以綦爲青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繪之色故云綦綦文○說文云冕大夫以上冠也夫冕雖卿大夫可服然服之亦有其時卿大夫服冕以朝及服冕以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冊服之書謂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非此三者不得服冕雖私家奉祀亦不過服皮弁而已冕之旒衣裳之章皆視命數以爲隆殺不敢越也○傳云女三隅矛也○釋名云仇矛頭有三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孔安國曰惠三隅矛銳矛屬○釋名云堂猶堂堂高顯貌也○禮記云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云

禮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士三雉○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濟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人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濟太史秉書由賓階濟御王冊命○日皇后憲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太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濟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此將傳顧命布設位次卽上所作法度也凡諸行禮皆賤者先置此必卿士邦君卽位既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卽言升階從省文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卽位而已○將受命嗣統故不稱子稱王禮當祭告釋凶服用祭服從其變也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君臣制不同王之冕則衮冕其卿士邦君

當各以命服。服卽助祭之冕矣。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云玄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鄭玄謂貴文之義。然單用黼而無他。不純吉也。要之黼蟻總以吉服言。重受顧命上。禮君升阼階。此自西階升者。以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卿士卿之有事者。公則卿兼之。此行大禮。大夫亦與焉。略舉卿士爲文。爾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吉服。蟻裳以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纁淺赤色。卽下彤裳。是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于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于常也。蓋無事于奠祝。不敢純

用吉服。有位于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故不彤而蟻。殺于纁裳。卿士邦君三卿不與也。卿士邦君不言階。從王升也。入卽位當重王說。註各就其位。王卽受命之位。群臣卽助祭之位也。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許謙氏曰。冕冠總名。冕名五。衮鷩毳希玄。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朝祭用之。五冕有九等。其一十二旒。次九旒。下至二旒爲八等。與十二旒共九等。天子用十二旒。及九七五三共五等。自九旒以下。各以其命數服之。冕弁冠皆首服也。冕冠皆以緇布爲之。集註以冕爲緇布冠。

亦總名也。○陳士元曰按古者冠制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所謂十二旒九旒而下者是也。惟有位者得服之。弁亞于冕所謂周弁殷冔夏收是也。冠亞于弁所謂委貌章甫毋追是也。弁與冠自天子至于士皆可服焉。夏殷之祭用弁蓋未嘗以弁亞于冕也。而周制始以冕弁定尊卑之分。庶人以冠士以弁不得服冕。大夫雖可服冕而私家之祭則不敢用。是冕與冠異也。而集註以冕爲緇布冠者何也。邢昺云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胡祖義云冕冠上板也。緇布染布爲赤黑色故謂冕爲緇布冠。麻冕績麻爲布以爲冕記

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蓋古人不輕于蠶繅以布爲重。但以粗細色素爲吉凶。以縷數爲差等。八十縷爲一升。升者登也。登者成也。禮朝服十五升布冠倍之。吉服冠冕最貴故以三十升極細之布爲之。漢食貨志云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朱子謂古尺一幅濶二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今之極細縮。古尺短于今尺。若再盡十五升是又加一千二百縷則一幅當不止二尺二寸。蓋以周尺之二尺二寸容二千四百縷一寸計一百九縷。程子謂周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則今尺之一寸計縷幾二百是一寸當爲百筵。此所以細密難成不

如用絲之省約，絲謂之純者，絲之始鑠，素質未染，故曰純也。中古吉服雖用絲，然猶以布爲貴，故冠冕皆用布。○邢昺氏曰：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裳色。黻之色皆赤，尊卑以淺深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皆有黻，故稱禹黻冕。左傳云：晉侯以黻冕命士會，蓋黻制雖同，而冕制有尊卑耳。周禮五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則晉侯以黻冕命士會者，當是希冕也。○朱子曰：黻蔽膝也，以韋爲之，冕冠也，皆祭服也。○陳士元曰：按黻與鞞制同而名異，禮記作黻，易作紱，詩作芾，記云有虞氏服

鞞，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一命緼鞞，幽衡，再命赤鞞，幽衡，三命赤服，蔥衡，蓋鞞之色，因乎裳而記，謂君朱，大夫素，士爵韋者，皆祭服之鞞也。君祭以冕服，冕服朱衣，纁裳，故朱鞞，大夫祭以朝服，緼衣，素裳，故素鞞，士祭以玄端，玄端則雜裳可也，故爵鞞，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士，一命而士之助祭以爵弁，爵弁纁裳，故緼鞞，所謂一命溫鞞是也。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而卿，大夫助祭以玄冕，玄冕纁裳，故赤鞞，所謂再命三命赤鞞是也。鞞之爲物，以其第前則曰鞞，以其一中足矣，則曰鞞，以色則曰緼，以緼之質則曰鞞，鞞蓋古

人稱蓍草爲茅蒐讀茅蒐之音爲鞮鞢組乃蓍所染故稱鞮鞢也士冠禮于皮弁玄端皆言鞞特于爵弁言鞮鞢詩于素鞞言鞞于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鞞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鞮鞢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鞞以朱而諸侯朝王則赤赤芾在股赤芾金鳥是也芾與鞞同易之朱紱方來困于赤紱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鞞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鞞以鞮鞢蓋兵事服韋弁韋弁纁裳故貴者以朱鞞卑者以鞮鞢也左傳云衮冕黻珽疏云黻鞞同制也禮書云鞞長三尺以象三才頸五寸以象五行下廣二尺以象地土廣一尺以象天天子

之鞞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與山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玄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惟天子備焉然則邢昺所謂尊卑鞞制相同謬矣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先言黻者黻之制在冕之先也詩云常服黼冔註云黼黼裳也黼冔猶言黼冕也○周禮衮冕衣裳九章裳四章今君臣皆言麻冕與論語夫子之言合而裳冕之裳獨言黼詩又云黼衣繡裳常服黼皐則黼又不專在裳也此云黼純席則黼文又似不必皆弁也蟻裳裳有蟲文則蟲又似不專在衣也後儒紛紛訟議惟詩書足據○陳士元曰按說文云冕

大夫以上冠也。夫冕雖卿大夫可服，然服之亦有其時。卿大夫服冕以朝，及服冕以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冊服之書，謂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非此三者，不得服冕。雖私家奉祀，亦不過服皮弁而已。冕之旒，衣裳之章，皆視命數以為隆殺，不敢越也。通典云：上古衣毛，後世以麻。易之先制其衣，後制其裳。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故衣玄而裳黃，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色，始為文章，以表貴賤。而天下理此衣裳之始也。子見冕衣裳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其當朝祭之會，而未為魯大夫之時乎？魯論語冕作弁，鄭玄註云：魯讀弁為纁。○禮曰：子

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鄭玄云：畫者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錯。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豈蟻裳亦為此文歟？君臣皆吉服，然皆有變。太史公曰：周禮有司，凡國事共其大者，以冊書奉獻。

卿士邦君既升矣，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故別言衣服。各有所職，不得即言升階，故別言所執。各從升階為文次也。卿士王臣，故先于邦君。太史乃是太宗之屬，而先于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冊書，此禮主以爲冊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太保太史太宗有所主者，則麻冕彤裳純如祭服，暫從吉也。皆有事于奠祝，故其服同。各有主于傳

命故其事異。太保受遺總太權，故承介圭。介圭，天子之守圭，先王之傳器，莫重于此。故太保承之，上宗與太宗一人，卽宗伯同珪，次于介圭。故宗伯奉之，宗伯主祭祀朝覲之事，故授嗣王同言。自此繼先王主祭也。授嗣王珪，言自此繼先王朝諸侯也。介圭同珪，先王所執，今將受嗣王，若先王予之，有君道焉。故自阼階而升。太史秉書三句，帶下節，相連。太史執書將進之，玉故與王接武同升，以冊書奉進，乃先人遺命以授君者，有子道焉。故由西階升。冊命句亦帶太史秉書看，蓋書卽冊命。冊命卽丁卯所作者，秉者持之以升，御者奉之以進，如云以手中所持之冊命而進御之于王也。此言御王冊命不言受，下言乃受，同珪不言御文皆互見。然于冊書言進于同珪言受，則介圭之進與受又帶見矣。

陳士元曰：按說文云階陛也，謂設級以升也。考工記云：夏后氏九階，註云南面三，三面各二，故爲九階。竊謂堯時土階三尺，夏制當崇于唐虞，而有九級之階，非爲四面共設九階也。古者堂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由東西序以上，地道尊右，故右爲賓階，東方仁也。主人居之，故左爲阼階，阼階主人之階也。天子之尊，其堂亦惟兩階，君立于阼，以賓延其群臣，所以下之也。曲禮云：踐阼臨。

祭祀註云天子履主階以行事也自秦皇始中為甬道
 充然自尊而有中階矣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
 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
 西東面北上夫中階之名不經見惟明堂位言之蓋明
 堂位乃秦漢人所撰也孔子朝服立阼階孔安國謂廟
 之阼階蓋以大夫服朝服以祭神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而朱子不言廟者豈謂孔子立于主人之階而以賓禮
 待鄉人也耶○湛甘泉曰今人賓主入門拜坐皆以東
 為尊讓賓于東也則與古禮客在西階
 者異矣自今賓主相見不知東西果孰為賓位也此今
 俗沿襲之弊耳非古禮賓西主東其拜揖迎送出入皆
 然但賓主序揖拜于堂皆面
 北則賓左為尊主右為卑矣○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

之玠○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玉人之事鎮圭
 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
 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按介之為言大也毛以為諸侯之瑞圭是也鄭獨以為
 尺二寸之圭不知尺二寸乃王之鎮圭豈得以賜諸侯
 乎尚書太保承介圭孔安國云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
 可證介圭即鎮圭也○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注云
 鎮安也所以安四方蓋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典瑞云王
 晉大圭執鎮圭纁籍五采五就以朝日又云珍當作圭
 以徵守以恤凶荒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天

子圭中必注云以組約其中央為執之以防失隊已上釋小

球○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注

云王所搢大圭也或謂之珽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椎上

明無所屈杼綱也○玉藻云天子璿珽方正于天下也

諸侯茶前誦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

讓也又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

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

分而去一禮器云大圭不琢○左傳云充冕黻珽昭其

度也○禮書云天子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

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諸侯執

命圭者必搢茶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合瑞而授圭

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脫笏也已上釋大球

○鎮圭尺有二寸圭之大者介大也天子之所守禮又

有大圭長三尺彼搢于紳帶是天子之笏非天子所守

也上宗奉同瑁則下文云天子受同瑁太保必奠于位

其奉介圭下文不言受介圭者以同瑁并在手中故不

得執之太保必奠于其位但文不見耳玉人云天子執

瑁四寸以朝諸侯鄭玄注云名玉曰珪者言德能覆蓋

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禮天子所以執

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銳其瑁當下

邪刻之其刻濶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冒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其或不同則圭是偽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然經傳惟言圭之長短不言濶狹瑁方四寸容彼圭頭則圭頭之濶無四寸也天子以一瑁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濶狹等也此瑁惟冒圭耳不得冒璧璧亦稱瑞不知所以齊信未得而聞之也阼階者東階也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是其義也禮凶事設洗于西階西南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

故用阼階升由便以卑不嫌爲主人也上宗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

曰者緊承御王冊命來太史既受顧命于王而口陳命中大意皇后憑玉几言憑几所道以示不憑玉几則不能言所以感動康王令其哀而聽之不敢忽也成王自言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故太史述其意重在命汝嗣訓句此句虛臨君三句正嗣訓之實用答揚句承上三句來自正大言曰大訓自昭著言曰光訓大訓光訓總是迓天威而欲敬守之者緊相叫應昔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

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嗣訓如何。汝以元子之正。統守艱難之大業。而君臨周邦焉。既居大位。必有大法。命汝治威儀。謹非幾。以奠麗陳教。而率循大法焉。既有大法。必致大和。命汝柔能安勸。以期民之服習。不違而燮和天下焉。三句都要致鄭重意。言汝所臨君者周邦也。所率循者大卜也。所燮和者天下也。皆不是小可的。正顧命中所謂艱難也。臨君周邦者。傳位之詞。由大法斯能致大和于天下。位必在德元。而法法者神也。不愆不忘。善繼善述。以是燮而和之。百年淪洽之仁。于此大暢。四世淘淑之化。至是益融于文武之訓。不有光乎。用答揚用字着力。用此以對之。無忝而舉之不墜也。隱隱要見是望王敬忌天威。以治四方意。

史言嗣訓。而康王答以敬天者。敬天即所以嗣訓也。其字不敢自必之辭。其能至天威。作一句讀。亂四方以臨君三句說。祖父致治以敬天威事。當先提在首。再拜拜成王受顧命也。既興而答。太史曰。我祖宣布光德。我父嗣守大訓。固能致治以敬天命矣。渺渺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祖父由大法致大和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亂四方說得深。兼奠教守訓說。必四方極治。然後為敬。迓天威。周至成康。非不極治。然須躬親。漸被。若只襲前世之累洽。未可言治也。以

尚書卷五

周顧命

四十二

用也。敬是不忽。忌是不敢。卽在亂四方。上見敬。迂謂敬迎天威于幾先。而急欲轉之。敬忌謂敬凜天威于目前。而惟恐犯之。要見康王口雖讓而心實任意。方得四方未治。卽天威未敬。天威未敬。卽光訓未答。非有三事。而康王受同而三奠者。告成王以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而酢祭者。報成王以已傳顧命也。復後言祭齊者。飲福之禮。太保獨行而王不與者也。或泥注亞裸之說。遂分三節爲初獻。亞獻。三獻之禮。大謬。夫禮成于三。而王之三宿三祭三咤。則已成三獻矣。獻畢則告成。而上宗曰饗。則王祭已畢矣。况太保之報祭。蓋報成王已傳顧命之祭也。觀註云

亦亞裸之類。不直曰亞裸而曰亦曰類。則其爲引例釋書。非直指爲亞裸明矣。考家禮主人初獻。主婦亞獻。子弟或親戚終獻。以此推之。亦宜天子初獻。冢宰亞獻。而終獻則勳戚王賓爲之也。安得王行一獻。而太保獨行二獻乎。縱王可與太保共行。又安得初獻之禮。遽進三爵。而亞獻終獻。又止一爵。又安得有三獻之禮。未及畢行。而上宗遽傳神命之饗告乎。又况太保受同祭齊者。飲福之事也。先祭而齊。蓋將歆神之賜。而自祭先代作酒之人。又非以祭成王也。三獻畢矣。神傳饗矣。然後飲福之禮始行。豈有行亞獻之後。卽行飲福。而遂以飲福之禮爲終獻之禮乎。○首

節康王祭告成王告已已受顧命也乃者繼前之詞既受冊書乃受上宗之同瑁受同瑁上要見受介圭意受同有三宿三祭等事受瑁有出應門朝諸侯等事不應分析爲二篇受瑁必授之人瑁尚未用受同卽以祭宿進也宿者肅也從立處以空爵向神所而致拱進之容未置爵于神座祭者酬祭于神座前菁茅內所以代所祭先代始爲酒之人雖是以酒灌地但此却非灌地以降神耳吉祭尸受酒灌于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咤則置爵于神座而有定處矣奠者安定之意每一進爵則一酌酒一酌酒則一奠爵如此者三祭故曰三宿三祭三咤或謂

三宿皆畢然後祭三祭皆畢然後咤非也爵卽是同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上宗曰饗者神不能言故上宗傳神命說先王已饗矣卽今祝告告利成之意曰饗所謂嘏也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也

郝仲輿曰瑁以玉爲之方四方天子之圭合四爲一上有冒朝諸侯則執瑁以合瑞也同酒器同之與瑁猶瓚之與圭圭爲瓚柄瑁爲同蓋○咤本託字傳寫訛耳咤陟嫁反說文引書作託從門託聲音當故反○正義曰經典無此咤字咤爲奠爵傳記無文正以旣祭必當奠爵旣言三祭知三咤爲三奠爵也王肅亦以咤爲奠爵

鄭玄云徐行前曰肅却行曰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也○箋云祝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牛肉魚孺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勅之○禮運曰修其祝嘏又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又云天子祭宗廟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是謂大嘏曾子問曰攝主不嘏當作嘏郊特牲曰嘏長也大也○特牲饋食尸九飯主人酌尸尸酢主人佐食搏黍稷授祝祝授尸尸授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

出寫嗇于房祝以邊受少牢饋食尸十二飯主人酌尸尸酢主人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受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濟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次節太保報祭成王言已傳顧命也王奠爵後復反爵于手故受之太保同不授之上宗而屬之太保者屬之以報

祭也。太保受同受之，必置一處矣。祭祀以變爲敬，不可卽用王同。故太保降盥，盥非盥同，乃盥手致潔，以異同實酒于同中。秉璋以酢，是報祭之事。酢訓報也。同如盞，璋如盤，所以盛同者。王三獻禮畢，太保受王所咤之同，安于神坐，乃下堂盥手，更用他同盛于璋中。秉璋以報祭，報祭旣畢，以異同授相。太保酢之，小宗人令宗人置下去，而拜尸。太保將欲拜尸，故先授宗人同。王以喪主代尸答拜，以子道自處。○秉璋以酢，更復報祭，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遽減其半。知半圭曰璋，祭

統云：君執圭，瓚裸尸。瓚者裸器，受五升。太宗執圭，瓚謂亞獻。用璋瓚注于圭頭爲瓚。詩：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可以挹酒鬯，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自得執圭，璧也。據前後受同之文，則瓚以裸而同，以祭王不言圭者，省文也。或謂酢用異同，乃是太保受同已置于神座，似無復反之理。故取他同，不知旣已奠神，則復置神座何爲也。定主君臣不同器，說爲是。太保旣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于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于王不言拜，于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

正義云卿士自秉圭璧似以璋爲執圭時方宿咤自各
搯圭又何以秉爲執圭以璋爲盤三禮圓瓚受四升徑
八寸形如盤非盛同者又所當知○周禮大宗伯以赤
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典瑞璋纁二采一就以頰聘玉
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
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狩宗祝以前馬大
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以頰聘牙璋中璋
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邸射素功以
祀山川以致稍餼○禮記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
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又聘義云致饗餼還

圭璋○聘禮云聘于夫人用璋觀禮云方明者木也南
方璋○左傳爲啓疆云朝聘有珪享頰有璋○爾雅云
璋大八寸謂之琬

太保受同節拜字斷祭終行飲福禮王居喪不可飲福太
保代王行之太保纔以異同授宗人矣拜畢將代王飲福
宗人酌酒于前所授之異同而太保手受之以行終獻之
禮太保又受同以祭則命宗人置同于神座矣祭是將飲
福而先酬酒于地以祭先制酒之人非祭成王也既祭遂
別取他同飲福以至齒而授宗人同焉齊以至齒禮之通
例啐入口是齊至于齒示飲而實不飲也宅者離飲福之

位而還助祭之位。唐孔氏曰宅訓居也。太保居其所于受福酒之處。足不移授宗人神前飲福之同。為將拜故授之。謝神惠而拜尸。王又代尸答拜。君在廟門內則全于子。且見顧命大臣如見先王也。宗人置酒于殿中。與祭。祭畢行正始之禮。先時太保命設。故收書于太保降之下。上太保降是太保下堂而盥。此太保降是太保降階而出。此降字直照前由阼階。齊字。此收字又直照前狄設。設字。太保降則諸侯降可知。諸侯出俟則其為太保率之而出。又不待言矣。君在廟門外則全于君。故俟新君之出以聽命。上受同瑁。同即用之祭告矣。此諸侯俟新君出用瑁。

以輯瑞也。故特下諸侯二字。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楹之東南隅謂之突。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辰。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之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唐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禮記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門。初非言神居亦非因有殯也。周禮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語。

尚書書卷五十五終

尚書通志卷五十一

尚書通志卷五十一

尚書通志卷五十一

尚書通志卷五十一

尚書通志卷五十一

尚書通志卷五十一

尚書通志卷五十一

尚書通志卷五十一

尚書通志卷五十一



